

活生克中治政統

活生治政

治政與反中活生由

REMO

半月來的政治生活

孕育中的中美洲聯邦

墨索里尼伏誅始末記

美國人的金錢觀

如此「天皇」

勞合喬治與世界

史達林左右的人物

紀念法國國慶專輯

蕭伯納論「法蘭西的

論法國臨時政府

法國解放後的雜誌界

美國對法輿論

法國地下活動的插曲

五月號

第

和 豐 銀 行

發 展 工 商 實 業

促 進 戰 時 生 產

。 。 。 經 商 銀 行 一 業 。 。 。

。 。 。 營 業 行 切 務 。 。 。

竭誠歡迎	各界惠顧	辦事敏捷	通匯全國	利息從優	資本雄厚
------	------	------	------	------	------

總 行：重慶林森路
龍門

電 話：四一四七四號

儲蓄部：重慶民族路五十九號

電 話：四一〇七二號

電報掛號：一四四一號

半月來的政治生活

一、琉球戰爭之勝利：琉球戰爭為倭寇國門外的大戰，其重要性，不但為軍事所矚目，亦為敵會之所深知，故自美軍登陸起，敵寇即抱「玉碎」之決心，以數十萬優良配備之精兵，益之以自殺性飛機之蓋撲，節節頑強抗拒，不惜以血肉相拚，寸土頑爭，慘烈已極，敵寇雖有可供血踞頑抗之岩洞，然終不能不為美方威力所壓倒，歷八十二天之激戰，琉球戰爭，終告勝利結束，敵軍戰死及被俘者逾九萬二千人，終於完成其「玉碎」之特殊使命，惟美第十軍軍長巴克納中將及美第九十師副師長伊斯利少將，均於此役光榮殉職，誠有足供吾人哀悼者，現盟軍正利用琉島機場，對日本土厲行轟炸，且容有登陸九州之可能。

二、舊金山會議圓滿閉幕：寰宇矚目之舊金山會議，自四月二十五日開始，至五月四日代表晤對一堂，經兩個月零一天之商討，其特徵為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之和平會議，其收穫為完成一個保證和平的世界憲章，世界憲章內容共分十九章，一百一十一條，全文長萬餘字，大體以賴巴敦建議案為根據，憲章首列序言，敘明維護世界和平之偉大標的，繼則各章分列，包括宗旨與原則、會務、機構、大會、安全理事會、爭端之和平解決、威脅和平之行動、和平之破壞與侵略行為、區域規劃等，憲章充分表露防止侵略之決心，如宗旨章中，首先揭橥聯合國的目的在以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維護和平與安全，爭端之和平解決一章中，顯明以和平方法解決

糾紛，不得以武力侵犯他國領土及干涉內政，國際託治制度中，建立一廣泛而自由之國際託治制，以獨立及自治為基本目標，其他各章中，亦無不洋溢正義合作的崇高精神，至聯合國籌備委員會，已於六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我國將由代表團顧問徐謨參加籌備委員會會議，執行委員會將儘速在英倫成立，積極進行籌備工作，斯退下紐斯已辭國務卿職務，由貝爾納斯繼任，專任美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兼美出席聯合國大會首席代表。

三、印度談判與西姆拉會議：印度問題，自魏菲爾宣佈召開西姆拉會議，並釋放各政治領袖後，似已漸趨解決之途，六月二十五日開始會議，經會議一次，即於會一日，以便兩黨領袖各在會外磋商。此次回教聯盟主席真納活動最力，甘地雖已抵達西姆拉，并未出席會議，另由阿魯

德主席代表國民大會黨與會，甘地自稱，僅作國民大會顧問對地此舉或係為國民大會黨預留退步，以便西姆拉會議維持時，有所斡旋，此次兩派對於會議之態度，國民大會黨方面，如甘地所言：「被邀請的人士，應聯合求取印度全民的標的，而不是代表個別宗派」，言外之意，似對魏菲爾方案，「階級印度教徒」，各佔相當席數表示異議。繼就阿沙德與真納幾次於會前舉行會談，真納突與魏菲爾商談，以及真納表示，允許國民大會黨在推舉中央政府人選之名單中，推舉一非回教徒同盟之回教徒黨員看來，雙方或有讓步可能，魏菲爾方案，或亦可能獲得。自六月二十九日舉行第三次會議後，其官方即宣佈會議預定於七月十四日開幕，在此長期休會間，各黨派均舉行會議，以便決定是否提出名單以及提出名單的人數。又尼赫魯

菲爾作長談。

四、英國競選運動：英國競選運動，已於六月二十五日開始，全英大小六百四十選區，開始正式推選競選人，邱吉爾亦同時開始其競選旅行，風塵僕僕之中，鼓其如簧妙舌，旅行千餘里，演說三十次，現普選競選人名單中，擁護政府與主要反對派，已呈勢均力敵，保守黨與工黨正各顯身手，如保守黨與工黨不能獲得絕大多數之優勢時，自由黨將有舉足輕重之勢，將來競選結果如何，固難於預測，然英各黨均聲言，不論掌握政權屬於何黨，均將全力支持對日作戰。

五、波蘭新政府成立：波蘭問題，自羅波蘭臨時政府人員以及國內其他各黨派領袖，在莫斯科舉行會議以來，各派領袖已同意就雅爾達協定中規定，擴大組織

波蘭新政府名單，波蘭議會議長，根據憲法第四十五條，國民會議應即宣佈政府組成，總理為薩拉夫斯基，副總理為米洛拉茲柯（兼農務部長），西米斯茲元帥為國防部長，其他各部亦均為各黨派領袖，所有政府人員，均於是日午六時宣誓就職，歐洲政治問題中之一大暗礁，遂獲解決。

六、轟炸日寇本土與日寇詭謀：自美機加強火攻敵各大城市後，敵重要工業，縱未全部毀滅，其損失之慘重，殆可想像而知，敵初則橫做納粹德國之垂危掙扎，以將使用大量秘密武器為恫嚇，繼則以組織特攻隊自壯聲威，迄美方對琉球之戰全勝，所謂秘密武器，則等於小兒之傳奇，爾所謂特攻隊者，亦早招架為難之局，其虛聲相脅，固已醜態畢呈，而事實之所昭

示者，又無非色厲內荏。迨點驢之技已窮，則又發爲本土工業將遷僞滿之說，實則盟機所指，無堅不摧，無遠弗届，縱遠遷僞滿，盟機仍可追蹤而來，於事究復奚補，敵於技窮力竭之餘，乃復進作和平之試探，其動機要發自知己知彼，藉冀倖免於自身之毀滅，果此項傳說而真，則敵寇之詭謀，實足供吾人之警惕，蓋盟軍海空力量，業經封鎖日本內海，而盟軍之佔領琉球，適爲日寇本土之莫大成脅，益以蘇日條約的廢止，使中國大陸及日寇本土之聯絡隨時有中斷可能，敵寇之不能不集中全力保衛老巢，以至無法從事於冒險的大陸決戰，實爲最明顯之事。敵會鈴木等，既深知戰爭之延長，必將淪本土爲戰場，而其結果，仍不能不步德國之後塵，向盟方屈降，以故欲在其工業區域未被全部毀滅以及盟軍尚未在其本土登陸以前，覓致一

個談判的和平，此種詭計，實足發生重大影響，吾人應碎其詭謀，以期加速勝利之來臨。

七、宋院長莫斯科之行：宋院長偕同胡世澤、沈鴻烈、朱光沐、蔣經國、錢昌照、劉澤榮、卜道明、張福運、萬異、倪光華、吳兆洪等一行十餘人於六月二十七日晨自重慶起程，（蘇聯華大使彼得羅夫亦同機前往）當晚抵加爾各答；稍事休息，即乘飛機拉蚩，略停後續飛德里蘭，次日侵晨抵德黑蘭，伊朗國王曾接見宋院長，並由總理，及外交部長設膳招待，勾留一日後，全團人員旋於翌晨七時半啓程赴莫斯科而於當日（六月三十日）下午三時二十五分抵達，前往機場歡迎者有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外委會副委員長洛索夫斯基等十多人，我駐蘇大使館人員由傅秉常大使率領亦隨

場歡迎，各國外交人員在機場歡迎者有英駐蘇大使哈曼、美駐蘇大使卡爾、波駐蘇大使茲莫德茲里斯基、澳駐蘇公使吉馬龍尼與其他軍事代表團人員，宋氏首先下機受莫洛托夫外委長熱烈之歡迎，並向莫氏介紹其隨從人員，歡迎時，儀仗隊列陣致敬，奏中蘇兩國國歌，機場上兩國國旗交相輝映，關於宋氏此行意義之重大，可由其在莫斯科機場上播音前之致辭內容略得之，宋氏原詞如下：

「我已到了我們的偉大鄰邦蘇聯的首都，感到極大的喜悅，我代表中國的人民和政府，向蘇聯的人民和政府謹致熱烈的敬禮，我特別榮幸，能

夠在遇見向蘇聯的軍隊，人民和政府，慶祝對法西斯德國爭到的輝煌的勝利，並且示表我對於他們在史達林元帥領導下，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絕頂的英雄氣概的最深切的讚美。我表示無可動搖的信念，中國和蘇聯之間的真誠的友好合作，對於穩固的普遍的和平的確立，必將有極大的貢獻。

根據日來報章記載，宋院長等一行抵莫斯科後，備受各方歡迎，史達林委員長亦經接見並作長談，尤其在劇院觀劇時所受蘇聯民衆之熱烈歡呼，爲中蘇兩大民族情感交流之具體表現。

.....
 當今之時各小國應相互聯合
 ，有效的參加復興世界工作

孕育中的中美洲聯邦

呂一民

中國的章回小說，每於卷首作開場白云：「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話用在七俠五義，古英雄傳類的小說中，讀來自然俗不可耐，僅用於一篇介紹中美洲五個國家的短文之前，却是恰倒好處，總起來說別緻。

這在西班牙殖民時代，中美五國

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及哥斯大黎加 統稱為瓜地馬拉，由西班牙政府派一總督駐節瓜京。一八二一年脫離西班牙獨立，組織中美洲聯邦。未幾，內訌頻仍，聯邦瓦解後有宏都

拉斯人，馬塞森氏以統一為藉口，於一八二七年攻入薩爾瓦多，一八二九年侵入瓜地馬拉，翌年遂被舉為聯邦總統。

七年後，瓜地馬拉發生革命。哥斯大黎加亦於一八三八年退出聯邦，翌年尼加拉瓜亦宣告脫離，瓜地馬拉及薩爾瓦多亦於一八四七年退出，於是中美洲聯邦再度解散。

久分思合，自後，各國之執政者每以恢復團結為念。一八八五年，瓜地馬拉發動重組聯邦，惜薩爾瓦多總統反對，然若干年來五國間之邦交素篤。如一八四

七年，安都拉斯與薩尼兩國互訂條約，一八五六年瓜薩哥三國簽訂共防海寇協定。一九〇六是訂立中美五個仲裁協定，一九〇八年又有中美法庭協定等。

瓜地馬拉在西班牙殖民地時代，因已為中美之領土國家，一八八五年並曾提出重組聯邦之議，本年三月間，瓜政府公佈新憲法，復以中美聯邦為念。憲法中之第三條規定：「將致力於恢復中美洲局部或全部之聯合」等語。瓜國新總統亞瑞瓦羅氏於今年四月間就職時之演說中，又述及此事。五月十七日，亞氏正式向薩爾瓦多提出組織瓜薩聯邦之計劃。

在過去五十年間，中美洲五個國家內均不斷有促成聯邦之運動。此項活動之背後有一中心組織在焉，此組織即中美聯合促進黨（Partido Unionista Centro-Americano）。

中美聯合促進黨之發起人為孟的艾特氏（SILVIO MENDIOLA），黨部遍設於中美五國境內，勢力頗為雄厚。

去歲夏間，該黨曾在薩爾瓦多境內之聖太安娜地方召開大會，中美五國均派有代表參加。開幕時，薩政界要人多前往致詞，本年三月，薩國之中美聯合促進黨開會，遴選代表團分謁薩瓜兩國總統，要求促成兩國之聯合，然後擴及五國，俾中美民衆之宿願早日可成事實。瓜國之中美聯合黨繼之本派代表赴薩接洽，於是組織聯邦運動急轉直下。

五月十七日上午，薩瓜兩國總統會晤於邊境某地，薩總統隨從人員中僅有國防部次長及總統府秘書長二人，餘則為中美聯合促進黨之代表。瓜國總統亦僅攜國防部長及陸軍司令兩人，餘亦為中美聯合黨之代表。

此次雖為兩國總統閣之首次會晤，然雙方同情真合作之程度則異常深刻。會商中之大抵分時間，用以研究瓜國總統所提出關於兩國進行組織聯邦之計劃。雙方在獲得誠懇之諒解後，共同發表宣言，認組織聯邦為對中美洲各國前途之發展，為必要之舉。

惟雙方初步談話之成功，猶有待於兩總統在相當期間內之再次會晤。以求該意詳細之辦法。在此過渡期間，擬在兩國境內之聖太安娜成立一臨時聯邦會議。此會議負有雙重任務：一即聯絡兩國政府，另一任務為謀劃並指導一技術委員會，以進行研究兩國組織聯邦之各種基本問題。一般入國為兩國總統下次會晤時，或將簽訂商約，廢除護照，交換軍人及教授。同時兩國會同管理行駛沿岸之商船，以及兩國首都間之民航機及軍用機，亦大有可能性。

諸總統對於瓜國之動議，曾提出具體之對案十款，雙方即將據之會商：十款之要點如下：

(一) 由薩瓜兩國政府會同發表宣言，基於友誼及和平之方式，重建中美洲共和國聯邦。此宣言中，將述及邀請其他中美洲國家加入聯邦之諾言。

(二) 對美國及南美各國當局說明中美洲聯合之重要，以及兩國政府盡力促其實現之目的——始自薩瓜兩國，然後漸次推遲——此新政治單位，名為中美洲聯邦共和國。

(三) 兩國立即簽訂不限期之商約。

(四) 兩國間人民之入境或居留，廢除護照手續。

(五) 成立技術委員會，於本年(一九四五)九月十五日以前，完成下列各事之草案：

甲、平衡稅率，統一海關。
 乙、統一兩國關稅法令，財政法令，貨幣及銀行法令，衛生法令，教育法令，商標法，出版法，選舉法，保護狀法，戒嚴法，以及國際條約，外交官領事官條例等。

丙、合併外人法團之特許權，統一海陸空及無線電報等交通事業。

(六) 成立聯邦設計委員會，注重工業化及社會福利之設計。

甲、中美洲之電氣化與工業化

乙、施行森林政策，保護土壤，發展水利。

丙、建築工人農民住宅，擴充城市建設。

丁、設立社會保險，增加生產，平衡物價與保障投資之機構。

(七) 以上工作完成後，兩國始能同意聯合。兩國總統繼續任職，並改稱為聯邦政府之省長。在薩境之聖太安娜埠先行成立一聯邦會議，然後召開聯邦國會，頒佈憲法。中美洲其他國家可以自由加入。

(八) 第二款所陳之向美國及美洲國家之說明，應包括向汎美國家取得立即承認新政治單位之保證。

(九) 加強兩國之現存關係，藉以促成各界人士對於此舉之認識。

(十) 合併外債。

薩方之對案十款，對於雙方成立聯邦步驟之籌劃至為周詳，足以表示薩國對於瓜總統之勸誘頗感興趣，而有誠意，同時瓜國在原則上亦欣然同意，現雙方正在積極磋商推進中，聯邦雖在孕育期中，然前途至關樂觀。

薩瓜兩國組織聯邦事，國際間，尤以美國及汎美國家，表示關懷。薩政府深恐引起他國誤會，特於五月十九日發表官方之對外聲明。

聲明中強調薩瓜兩國在歷史上每因經濟關係，互愛精神而聯合，今日無意如何不容分裂，是故此次，雙方俱承認有組織聯邦之必要。由今之時，各小國應相互聯合，有效於參加復興世界之工作。

一、兩國法律，因已視中美洲為一永久政治單位，其所以分裂者，蓋因缺乏了解，各趨一己利益而置公益於枉顧也。而此種公益實為中美洲在民主世界中之共同生命。

聲明中雖解釋：薩瓜聯邦不能推測為對任何國家有所不利，或僅為某民族利益。而總統協定之主要部分，乃邀請中美洲其他共和國之元首及民衆參加之，以恢復以前聯邦之狀況，在單一機構之下

，穩固中美洲在世界輿論中之地位。目前則真覺離以前聯邦之各民族繼續維持友誼與尊敬，而不破壞其主權，妨害其利益。

中美五國總面積占四四八，一三六平方哩，人口共約八百萬，語言相同，文字相同，種族亦相同。除哥斯大黎加人民比較上屬於白種外，餘皆為混合種。然各國之經濟生活互異，薩爾瓦多地小人密，地瘠民貧，同時宏都拉斯及尼加拉瓜則地廣人稀，哥斯大黎加幅員雖小然物產豐富。基於此種經濟狀況之不同，各國對於薩瓜兩國聯邦之反對亦且異。哥國對之頗為冷淡，宏都拉斯外長日前向報界宣稱，此事尙未得正式消息，現正在觀察中，尼國政府於年前曾有贊成聯邦之表示。

中美聯邦在孕育中，惟是否順利成功，一方面要看中美洲聯邦促成黨的活動，同時薩瓜兩國的初步協定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
 伏誅前墨氏驚駭萬分，他的
 奸婦還說：「彼死不得」。

墨索里尼伏誅始末記

(羅馬通訊)

李奇

墨索里尼為歐洲獨裁主義之鼻祖，希特拉之納粹主義，當由其蛻變而來。惟其後更青出於藍而已。自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義大利法西斯大評議會發生倒墨政變以後，墨事實上已為皇軍所監禁。不料又為德傘兵所拯救，潛往義北部，重組所謂共和黨沙西斯政權。憑藉德軍武力，以圖重振旗鼓。其實人心早散，大勢已去，墨亦自知前途黯淡，充其權，亦不過為傀儡之傀儡而已。一九四四年七月希特拉僥免於預備之炸彈案後，墨曾親往慰問。據云墨曾對人曰：「希特拉已完了，他已失去神靈控制，而吾亦不過一個空瓶爾

已」。話雖如此，但終沒料到他的結局，會這樣的粗暴和悲慘。

在沒有敘述墨之伏誅以前，不妨先說明當時義北部的一般情況。當盟軍還沒有進入義北部以前，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所領導的游擊隊和地下運動，已經非常活躍，同時由米蘭大主教許士德 Cardinal Scimatore 的關係，向德駐軍商洽，要求無條件投降，此事屢經磋商，共達兩個月之久。至本年二月九日，許士德以私函正式要求德駐軍司令降服，並要求於萬一撤退時，不對米蘭城市加以破壞。四月二十日德駐軍司令通令所屬各部隊，對許士

德之要求，加以注意。四月二十三日許士德向德駐墨總司令烏爾夫 Wolf 正式提出無條件投降之建議，當經德軍為原則上之接受。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德軍駐米蘭司令下令自米蘭區撤退。下午五時墨索里尼應召重辟士德大主教處，當告以德駐軍已無條件投降。墨聞之驚疑不定，因運籌對此，固毫無所知。直至下午七時，得德駐墨總司令烏爾夫之回電證實後，墨即開始作亡命之準備矣。

墨一面召開法西斯軍事會議，籌各項可搬運之給養裝備，移駐北方山岳地區，一面責成陸軍部長格拉齊阿尼 (Graziani) 保衛米蘭，背城借一。但是日米關係突然發生變態，工人佔領工廠，激游擊隊到處襲擊，法西斯黨軍，號稱一萬人，當為解除武裝。因此墨身兼黨軍，不過曾在這免為德軍徵服兵役，并無戰志可言。墨游

擊隊則高舉義旗，聲勢浩大，德駐軍部隊大都已撤，所餘者不過為參謀及軍佐人員，故無法與游擊隊對抗。四月二十六日民族解放委員會正式佔領米蘭，并取消其行政管理權。

墨索里尼於最後之危局中，曾向義北方游擊總司令卡杜爾拿將軍 Cadorna 懇誠，但卡堅持須無條件投降。墨因知自身地位險惡，於四月二十五日與妍婦裴達西一同自米蘭逃至科瑪。在科瑪勾留二日，而此勾留，即為彼之末日。四月二十七日墨擬流亡瑞士。乃於三十輛德裝甲車掩護之下，疾駛義瑞邊境。當時墨身穿墨衫軍帽令制服，外披德軍大氅，頭部時向下傾，以免為人注意其面目。當與其妍婦行至科瑪湖之相關 Dorno 時，軍海關衛兵羅加里 (Roberto Lucert) 所發覺，當即就逮。墨驚呼曰：「噫！竟無一人能護命耶！」游

軍隊當縛其雙手，送至科瑪省之琪介諾
(Cimino) 地方。其他法西斯主要份子，亦
於鄰近之磨蘇(Sano) 地方，一律就捕。

捕獲墨索里尼之第五十二游擊支隊司
令，知圖案重大，將一千人犯，分為三起
。墨一人被禁於一無窗之小屋中，由游擊
隊二名看守之。米蘭之民族解放委員會獲
訊後，將將墨解至米蘭，以供人民法庭審
判。羅馬亦主張應交由審判法西斯罪行機
構辦理，但地方游擊部隊決定依照普通司
法程序，採取斷然手段，就地正法。

奉命槍斃墨索里尼之游擊隊員，於四
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十分，持槍而入墨之
囚室。其時墨立於床側，身穿棕色之外衣
，頭戴法西斯軍帽，但無徽章。足登長靴
，雙眼炯炯而出，嘴脣顫抖，形狀至為
可怕。審問行刑者曰：「爾來何事？」行
刑者計對於囚室外不遠處動手，但為使墨

易於就範，不致偏激。乃伴謂曰：「我來
救汝，速！時間無多，不可失！」墨當指
其妍婦而曰：「她亦應借亡。」妻遂西不
明所以，乃急於收拾包袱，墨則一再催其
速行，墨竟不耐稍待，一人獨自先行，而
行刑者及妻遂西，反落於後。墨於途中，
向行刑者曰：「吾可予義大利以一帶國。
」行刑者未加回答，僅轉向妻遂西促其趕
前，與墨同行。於是墨妻二人并肩走上一
驛車道，駛終而至馬路，有一汽車停於是
。至此墨信以為真能逃命，對行刑者顯示
感激之色。行刑者向墨耳語曰：「吾並已
拯救汝子維多利亞矣！」蓋行刑者欲使墨
相信，此車將使其與子會合而一同亡命也
。墨答曰：「余衷心銘感。」

當走近汽車時，墨似已深信身體自由
，故登車時，墨讓妻遂西先上，但行刑者
曰：「汝先上，可異於曩也。」惟汝之妻

西斯以帽，似有不妥。」墨乃將帽取下，俱而以手輕撫其禿頭曰：「然則此何如？」行刑者曰：「則不妨則帽緣儘量下蓋至眼眉可耳。」於是車向預定之刑場而駛。刑場為一四圍築有石壁之小廣場，車停後，行刑者向墨示意，不可作聲。并低語曰：「余聞有人聲，須下車一加探視。」乃跳下車去，走向一石壁之盡處，當命令墨等下車，走至牆角。此時墨似已知情勢不佳，但亦惟有奉命是從，走至行刑者所指定之處，背向牆靠，表達西居其右。於是行刑者突然宣告曰：「余奉自由義勇軍總司令之命，為義大利人民執行正義！」

墨當時驚駭萬分，表達西以兩臂圍抱墨之肩而狂呼：「彼死不得！」行刑者曰：「汝如不欲死，速回原處。」墨於是亟復原處。行刑者自三個角度，向墨連發五槍。墨應聲而倒，頗稍彎曲。時為一九四

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二十分。

此外法西斯主要份子伏誅者，有前法西斯黨秘書長史高卓Orino Scorza，內政部長捷皮諾Luigi Zerbino，教育部長梅柴沙馬Giuseppe Mezzanera，公共工程部長羅馬諾Ruggiero Romano，交通部長里維拉納Augusto Liverani，省長加司地G. Ugo Cassi，高等法院院長高波拉教授Giovanni Conzola，史丹芬尼通訊社主筆加柴諾Ernesto Casarano，法西斯農務總工會總以其Milio Lenti，等十餘人。

墨與其他諸人之屍體，均移運米蘭之羅蘭吐廣場Piazza Loreto，供衆展覽。此廣場，為墨主辦義大利人民報之所在，及其法西斯黨之發祥地，撫今追昔，饒感人趣。一年前，法西斯黨曾在此處，槍決游擊隊十五名，陳尸亦所以誅義士之宿冤已償也。暴屍之訊傳出，四鄉聚觀者雲集

。墨與墨婦之屍體，倒懸於廣場中一汽車
 加油站之屋頂上，俾衆目易於共觀。其後
 即將屍體擲於地上。有一婦人向墨屍連放
 五槍，呼曰：余五子傷其手，一槍報一命
 。」

伏誅諸屍體，均於四月三十日夜葬於
 米蘭之一公墓。葬事極爲秘密，蓋恐羣衆

掘其墓也。棺木皆白皮，構造粗劣。有一
 棺木以鉛筆書曰：「墨索里尼。」葬事由
 一軍隊神父主持，極爲簡單。一切均於五
 分鐘內畢事，并無勒石。有曰：「墨之首
 級已被取，以供病學之研究云。」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一日)

星期一作文的時間到了，教員出了一個題目：「論拿破輪」。

一個初中學生，看到題目，就大大發揮議論。

他頭幾句是這樣寫：「一個破輪可以拿起來，什麼東西都可以拿起來。

拿起破輪，到海灘來推旋，一樂也。拿起破輪，到山頭來飛舞，二樂也，拿起
 破輪到家裏來玩耍，三樂也……」

接下去都是洋洋大文，局外人看來，真的感覺津津有味。

△

△

△

……美國人……
……的金錢……

可以號召世界！

也可以造福世界！

美國人的金錢觀

昆池

——美國人特性之二——

拿破崙曾經講過這一句話：「戰爭的第一要件是金錢，第二要件是金錢，第三要件也是金錢。」這樣看來，要戰爭得到勝利，完全依靠金錢，金錢的面子真大。

西諺有言：「一個金鎚可以打開一道鐵門。」（A golden hammer breaks an iron gate）我們也常聽到人講，「床頭金盡，壯士無顏。」金錢的力量，確是非同小可。

美國人和金錢，從新大陸發現後到現在，都發生了莫逆的關係。歐洲的人。不怕危險，不怕艱苦，拚命的要跑到一片人

煙稀少的大地去，不外想得到自由，和得經濟發展的機會。其後美國得到獨立，在獨立宣言裏頭，也特別提出「生活，自由，與享樂」這種權利。所謂「享樂」，簡單來說，就是「有自己的錢，由自己隨便來使用」的意思。今日的美國人，也差不多把「生活，自由，與享樂」這幾個字，認為是人生最高超的理想，和他們最精妙的創作。所以談到美國人，不清楚美國人對金錢的看法怎麼錯，不明白美國人和金錢有了歷史性上的關係，就很難認識美國，更難了解美國人。

美國人對金錢的看法，和別國的人，完全不同。當新大陸正要開發的時候，大地一片，人跡罕少，天然財富，豐厚異常，每一個人都要肯動一動手，出一點汗，就可以找到發財的機會。因為發財的機會大，所以他們多半不會做「守財奴」，愛財如命。他們反認為發財是一種「技巧」，一種「遊戲」，一種「藝術」，「發了財之後，就設法把錢用到旁人身上去。拿加尼基來講，他一個人送給法國人所用的錢有一萬萬元。又拿羅基菲萊來講，他自己送給各國所用的錢，也不知有多少萬萬。其他像美國人把被德國破壞的比利時勞文恩圖書館重建起來，幫忙英國人開辦倫敦大學，替法國，把凡爾賽宮的屋頂，來重新改建和大解私囊來救活各國貧苦無告的可憐人。他們這樣豪爽，祇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拿開了錢，是一種個人成功的快樂，把錢用去，就是一種助人成功的快樂。

美國人對金錢的看法，既然是與衆不同，所以個性上，行動上，也養成了幾種特點：

一、好冒險

美國人認為「成功」和「失敗」，根本分不開。一個人「成功」，一定要再幹下去，希望得到更大的成功，不要畏首畏尾，怕遇「失敗」。一個人「失敗」，也要幹下去，不要受一時失敗的挫折，天無絕人之路，總有一日可以「成功」。他們看金錢也是這樣。「有錢」「沒錢」，都沒有關係，祇有肯幹，冒一點險，什麼事情都可以變成如意算盤了。

美國人好冒險的一個最好例子，莫如開發西部。美國拿了一千五百萬元的本錢，向墨西哥買到一塊荒蕪的土地——加州

。據金宇八日之前，在加州突然發現黃金，當時美國政府還不懂得。其後，消息一傳，美國人的一窩金熱，達到「沸點」。商人，農人，勞工界，傳教士，海員，甚至貴族，都爭先恐後，設法到加州來，找尋他們取財的捷徑。一年之後（一八五〇），到加州的人，有九萬二千。十年之後（一八六〇），就增至三十八萬人。四年之內，太平洋郵政公司，由加州用船運到紐約的黃金，總值一萬萬二千二百萬元，當時在加州的人，一天拿到二十到卅塊錢，算是很平常的事，就是一天拿到一百到一千塊錢，也是多淘一點泥沙。實在不要舉手之勞。他們拿錢比較容易，所以一塊錢買一張報紙，五塊錢買一副撲克牌，並不覺得浪費。

再拿奧亥奧州的開發，更表現美國人好冒險的精神。在一八三四年，有一個著名的旅行家曾這樣講過：「四十七年前

，奧州祇有一百個白種人，現在已經有三萬五千。從前所見的是密密的叢林，現在變成了一羣一羣的水牛」。從開發奧州的故事，不勝枚舉。所以有一個英國人聽人家說美國人怎麼樣肯冒險肯幹把很多沒有人注意的地方，也弄得繁榮興盛，心裏有點不相信，也在一八三四年跑到紐約去看一看。到了紐約，他也忍不住對人說：「英國人都說這裏的情形比不上蘇倫，我所看到的祇有天和野草跟蘇倫相同。」

我有一回看到美國讀者文摘一篇文章，講一個人怎樣冒險，在尼厄瓜拉大瀑布的兩個山頭，離開水面不曉得有多少尺架起了一條粗繩，自己由粗繩的一端，慢慢的跑到對面的那一端去，引得要看熱鬧的人，人山人海。他因此又賺了一筆錢，在我們看來，這個人簡直是發瘋。在美國人看來，這是一件可算的事，因為一個人有膽量，肯冒險，做了人家所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崇拜的對象。

二、愛機變

美國人既然認為發財是一種「遊戲」，所以看到有發財的機會，無論是天南地北，都願意跑去顯身手。他們高興新奇，變化，不喜歡呆板。當一種新型的汽車出來，他們總不願吃虧，以賤價把用不滿一年的舊汽車賣去，買回一輛最新的汽車，才感覺舒服。美國人有這一點脾氣，所以在性格上產生了兩種特點：

(甲) 好動

林肯的父親，常對人講一個故事。他說：「他認識一家人，常搬來搬去，因為搬家搬得多，家裏的鷄子，也得到一種特殊的訓練。當每一回搬家的時候，鷄子都自動的先跑到車上去，找到他們所住的地方，和把脚子伸出來，等着主人，用繩子來把脚綁住，免得開車的時候掉下來。」

這個故事 看來有點言過其實，可是美國人的好動天性，從這個故事，也赤裸裸的表示出來。

讓我再來談談美國人的好動性。

到過美國的人，多半到過紐約，到過紐約的人，很少沒有到過維烏遊樂場。每一個週末，到這個遊樂場來玩耍的人，差不多有一百萬。男的女的都擠在這個遊樂場裏，來找點賞心歡悅的消遣。奇怪得很，他們最依依不捨的還是幾種動心動魄的玩意兒。有一種叫「半天吊」。高興嘗嘗這種玩兒的人，就坐在一架橈形的轉動機裏。等到機器一動，向前一拋，向後一拋，拋得幾遍，就把人拋到半空去。最難過的地方，就是拋到最高的當兒，機器就忽然當中一停。坐在裏頭的人，吊在半空已經夠嚇人；全身還要倒過來，頭部向下，兩脚向上真的叫人心破膽裂。要我們坐上

去，面如土色，不在話下，還要給錢來受這一種苦，除非是神經失常，一定不會上當。他們的感覺怎麼樣呢？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津津有味的好意見。

還有一種叫「迷魂陣」。好熱鬧的人，坐在一架無形的推進機裏。每一架機有很多排座位，每一排座位可以坐兩個人。大家坐穩了，推進機就沿着路軌，蹣跚走動，慢慢爬到最高的地方去。到了頂點，就霹靂一聲，從高空倒下地面，再從地面兜上高空，一上一落，坐在機器裏頭的人，多半嚇得提高了嗓子，大叫大喊，尤其是小姐們的整嘶力竭，使局外人一聞狂叫之聲，毛骨悚然。他們的感覺怎麼樣呢？他們還最高興出了錢，出了滿身冷汗，弄到魂飛魄散，來一嘗所謂「迷魂陣」的滋味。這是我們對美國人最難懂的地方，也是美國人自己和別人不同的最大特色。美國

人好動，要刺激，愛興奮。

(乙) 好快

當加州發現黃金之後，到加州的人，當然如恆河沙數。但是要把各種的消息，傳到自己的親戚朋友去，也一定要快。因為有「趕快」的需要，就產生了一個著名的「馬兒快車」公司。這個公司，是負責把加州寄到米蘇里州的郵件，用最速的方法來投遞。這個公司，用了壯馬四百二十匹，騎着一百二十五名，在二十四小時內，把郵件帶走了二百五十里，這是當時最快的投遞，也是一件以「快」得來的生意經。

美國人的好快，差不多成了習慣。他們跑路，總是挺起胸膛，大步急步的走，很少東張西望，或者是顧着人家發呆。他們吃飯，也很多時候以「快」為原則。現在美國很流行的自動餐廳，就是為滿足

人家好快，要開設立。一個胖子餓的人，跑進這一種餐廳，要吃什麼東西，就拿什麼東西。要喝咖啡，就自己去拿一個咖啡杯，把五分錢的硬幣，放進機器裏，把關閉器一按，咖啡就倒下杯裏去。這樣多麼快，多麼省時。這是最適合美國人的口味。

美國人這種好動好快的天性，和英國人相較，就有天淵之別，聽說一九二〇年，英國國會經濟恐慌，社會學者研究到失業者的最大難題，是有什麼方法要他們改行，調換新工作。以美國人來看這一點，當然毫無中生有。因為一個成功的美國人，很少埋頭專做同一的工作，就可以飛黃騰達。拿杜魯門總統來看，他是一個農夫出身，那裏曉得今日會在白宮裏頭處理一萬萬五千五百萬人的大事？

三、貪享樂

美國人好快，發財也好快，發了財之後，對生活上，不免力求享受，力求舒適。這一種貪享快樂，過度的養生，就使美國人再多幾種特點：

甲、浪費

美國人的浪費成性，也是環境所使然。他們生活安逸，當然想不到愛惜物資。人家常說這話：一個美國人每年所吃剩的拋去的東西，總可以養活一個歐洲的國家，這實在不是誇大其詞。

美國人好浪費的例子，看看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在紐約舉行的世界博覽會，就可以概見一斑。這個博覽會會場，面積比重慶城還大，裏面各種各式的建築，光怪陸離，無奇不有，就是通用汽車公司的房子，已經用了四百萬元來建造。可是錢花完了，除了一兩座的高建築物外，其他通通拆光。這種龐大的浪費，他們會說有所解釋，不過從我們的眼光看來，真是百思莫解。

(乙) 鋪張

美國人個個都有發財的機會，所以大衆都懷着「何必擔憂」的心理。今日是窮光蛋，明日也許可以成爲大富翁。由窮轉富，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

一八八八年有一種窮的蘇格蘭家庭，搬到美國，其中有一個孩子，在十一歲的時候，每星期祇拿到一元二毛的薪金，當他死去的時候，自己指出來的錢，已經超過三萬萬五千元。他的名字是加尼基。又如羅基菲萊，在十三歲的時候，還要請鄰人來採洋芋。後來成了名，他自己捐五萬萬三千元。他的兒子也捐了一萬萬七千元。同樣的例，都是數不勝數。美國人常懷着希望，常曉得他們在社會上生存的機會，比任何國的人爲大，那末，他們又何必擔憂呢？

總括來說，美國人和金錢，如手如足，如影如形，彼此相連，完全分不開。他們的祖宗，是一拜金才跑到新大陸。他們所生的子子孫孫，也是一拜金才弄到財富民康。他們今日能夠左右世界的政治

，也是靠金元來做他們的力量。不過，我們不要忘記，美國人的金錢，是從冒險艱苦中得來，是從勤勞變遷中所收獲。要出血汗，才有金錢，這是他們力求現實的結果。拿到了錢，應該享樂，和分一部份錢出來，使很多人都能夠過着快活的日子，這也是他們力求現實的表現。他們並不崇拜空洞的理想，他們實在是非常現實。要他們吃苦，他們可以吃苦。要他們犧牲，他們隨時犧牲。日本鬼子偷襲珍珠港的時候，不出一時所料，美國人依舊酣歌盡舞。不過幾分過去了，美國人的廬山真面目出現，日本鬼子才瞠目相對，曉得美國人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話說得太多了，我願意用拿破崙所講過的一句話，來做我這篇隨筆的結語。

「美國人第一要件是金錢，第二要件是金錢，第三要件也是金錢。」

這就是說，沒有了金錢，就沒有美國人。有了美國人，他們的金錢，可以號召世界，也可以造福世界！

這時代的錯誤還能支持多久？

如此「天皇」

佳水

一九三二年美國時代雜誌第一次封面上刊載日本天皇裕仁的照片時，日本人要求該期雜誌放置桌上時，須一律封面向上，其上並不得放置任何物品。

在我們看起來，天皇不過是一個露牙齒的有點駝腿的細小人物；可是在七千萬日本人的眼裏，他是神，是天子天孫，是整個的日本。日本民族的野蠻、瘋狂、好謔、鬼殘，服從與神命以及征服世界的思想，這本溯源，他是始基。

德國崩潰以後世界的敵人僅餘一個，對日本作戰實際上即對日本天皇作戰一樣，珍珠球島上頑固的日軍被肅清之際，日本

民族心理中黑暗角落裏的怪誕，同時也遭普羅潛的命運。

這個亦人亦神的人物究竟何等樣的？天皇的遠代祖先誰都無從查攷，已喪失在時代的煙霧裏。日本歷史所載則純為一片荒誕神話，據云最初天地混然一體，其後宇宙逐漸形成，天期間以虹為橋，天父立於其上，以長矛探海，拔起時落下數滴，凝結而為今日的日本三島。

日本人說這個天父是神之神，他經身入海沐浴，這海就是沖刷日本的海，洗刷兒子，降雨之神降生，洗到右眼，有神出世，洗到左眼，太陽女神下降。女神遺其

孫治理世界，她的第四代孫就變成日本第一個天皇，世襲相傳，以八紘一字為傳統的精神，所謂八紘一字也者係「宇宙八方都庇蔭於日本一個房頂之下」之謂。

這樣，從紀元前六百六十年起，就開始了日本的神治，傳到當今裕仁天皇一百二十四代。裕仁一九零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生於東京青山町皇宮，其時正值日本再生之時，即潘雷率四條一黑船「打開日本門戶」不過四十八年，日本正日趨強盛，他出生之後四年，擊敗帝俄，一躍而為太平洋上第一等強國。裕仁的祖父明治實行維新接受西方文化，父大正疾病纏身，心神失常而死。

神喜歡朦朧神秘的氣氛，裕仁的童年就是完全磨在這樣一種氣氛裏，在皇宮內渡者歲月，絕少讓他聽來的臣民一仰「聖容」。據說他幼年時非常安靜謹慎，毫無

特色。

他雖然肩細體小，但對運動，無一不受。甚至摔跤，也時加練習，其中以游泳最精。年漸長，自語人道：「任何運動我實在都不好，祇有游泳還略有一些把握」。

裕仁的啓蒙師中有兩個大軍閥，一是旅順大捷的乃木，一是擊敗俄國艦隊的東鄉。當裕仁方十歲時，明治歸天，乃木竟和他的妻子跪在家內的神龕裏切腹而亡，僕隨主死，這將神道的教條，不覺震動了全世界，亦給予這幼小的心靈以不滅的印象。我們此刻聽到太平洋上日本軍民集體自殺等駭人聽聞的消息時，回憶當年乃木戲劇性的一幕，大約就不以為怪了。

裕仁幼小的心靈，定覺得乃木的行為是至高無上的。日本的產道教人以戰爭為一生最大的光榮，經濟發展是生活主要的

目的，放棄小我是生活最大的安撫。乃木夫婦的切腹是神道的終極表現，這些教條為任何納粹主義夢想所未及。

一八六八年神道成為日本的國教，瘋狂的國家主義由此而生，日本憲法第七條明載日本帝國由天皇萬世一系來統治，第三條說日本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神道訓練日本人以天皇的意志為意志，教導日本陸軍的員兵說，戰死沙場，口呼天皇萬歲，不給你過去行為善惡必得程度。神道把天皇造成日本國民崇拜的最高偶像。

裕仁成年後，對於西方文明也一樣好奇，那時接近皇室的重臣頗多受西方思想薰陶的人，在他們協助之下，他決定出國一行以資觀光。日本皇室後裔離開一國的土地，這事破題兒第一遭。一軍神道頭腦主義者聞訊惶恐，聲言倘裕仁果真成行將貽禍殆道，可是裕仁之行並未因阻礙

阻，二十世紀式的切腹並未發生。

他到了歐洲，方始眼界大開，在巴黎他去店舖購物才發現需要錢，以往皇室的禮節是不准他接觸錢的。他搭電車無票不准登車，歐洲人全未把他當神看待。

國外的觀光使他一解耳目，回國後第一個表現是他的婚姻，他決心為愛情而結婚，不顧朝廷的反對逼與良子公主結婚，那時她的家庭是不夠高攀太子之門的，與已生有五女二子。長子十一歲，即現太子明仁。

一九二四年裕仁攝政，四年後正式即位，揮號昭和，所謂會觀察第一次大戰戰場遺跡，目睹破壞慘狀，深知各國協調平和之必要，因號昭和。但是他這種自吹自擂的國語並沒有阻止了九一八對東北的侵略，七七的大規模侵華和對珍珠港的偷襲。

今日之裕仁仍是日本神道之主，他每晨起身甚早，大約在六七時左右，刮臉以後，至宮內神社祭祖，早餐是西式的，戰前戰時他特別節省，內衣補綻四處，宮內需用的外國煙酒經他大形縮減，這種節省之風已在日本人中樹立楷模。有時他拿出生物學在顯微鏡下孜孜研究，尤其是孟德爾氏遺傳定律，為他興趣所在。當他的三個女兒出世，而子嗣當無時，他曾致力於此。

現在盟軍逼近日本本土，不但他的生命，即連天子的神聖威嚴，都在風雨飄搖之中，非神道所能為力。盟國現已開始討論如何置天皇。將來清算日本的軍閥主戰時，天皇是否亦應清算，這問題更關緊要，因為七千萬日本人的命運和七千萬德國人的命運一樣，可能影響整個世界的前途都有影響。目前的意見顯然尚未趨一致，

華盛頓方面有兩派主張，一派以美國前駐日大使格魯為代表，他把日本社會比作一個蜂巢，天皇比作蜂后，倘蜂后被逐，羣蜂將從而遷移，蜂后並不能作任何決定，可是一旦被逐，蜂巢就要瓦解。這話的意義所在，自然是說應該保留天皇制度，以免日本民族瓦解。而漸令其準備走向民主和平之路。另一派的主張和格魯一派有異，認為利用天皇追求日本的民主實如癡人說夢，西方政治自由主義與神道集權間的鴻溝絕無法彌補，以裕仁為象徵的天皇制度必須澈底破壞，奧希特勒之納粹主義第二。紐約時報即曾載文一再作此主張，甚要說不但應將裕仁逐出皇宮，且須放逐於亞洲以外。

至我國輿論，主張廢除天皇的很多，因為日本的瘋狂國家主義乃是天皇神話的直接結果，欲破除日本的威費道神話非

滅不可。九百年來日本天皇無一樁實權者，維新的明君也不過一個模糊的偶像，然而軍人獨裁所發揚的國家主義，其所根據的概念則自日本建國以來皇室托神庇而生存，日本是神聖的國家，世界上所有民族之中惟日本有自天而降的統治者。這種神聖民族的概念，養成今日日本的窮兵黷武，野蠻侵略，如天皇仍予保留，這種

概念不徹底摧毀，無異告訴日本人民說我們承認他的神聖，而不敢擾亂其社會的秩序，那時這種神聖的概念必致再起覬覦之心，而終至發動戰爭，再陷世界於混亂的局面。

盟軍的威力，雷霆萬鈞，加諸神道思想之上。擺在天皇面前的問題是，這時代的錯誤還能支持多久？

一個精神病醫生被徵，臨到出征的時候，和一個病人話別，接着對病人說：「你曉得嗎？我的家庭，是一個戰鬥的家庭。我的高祖父參加美國革命戰爭；我的曾祖父參加南北戰爭；我的祖父參加對西班牙戰爭；我的父親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我現在也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病人聽完了，一點不為所動，反向醫生說：「醫生，你的家庭有了什麼毛病？為什麼硬要打仗才感覺舒服？」

將英國造成「英雄們的樂園」

勞合喬治與世界

陳敏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 以流行性感冒，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溘然長逝，享年八十一歲。他雖不及親見聯合國勝利的光臨，以及戰後和平會議的開幕，他感化英國，使之成爲「英雄們的樂園」，「A Place fit for heroes」的豐功偉業，使他名垂青史，永垂不朽。

少年時代的事蹟

大衛勞合喬治一八六三年生於孟魯斯德。他的父親是一個並不十分富有的教員，當他撒手逝世的時候，大衛遺祇四歲，他所遺下的家庭，便由大衛的舅舅李却勞

合照料。那人漸漸發見大衛聰明伶俐，大堪造就，可惜自身祇是威爾斯蘭尼斯登惠地方 Llanystumdwy, Wales 的一個鞋匠兼傳教士，沒有什麼財產，祇得將他備作養老用的幾百個英鎊悉數移作教育大衛之用。大衛在十四歲時開始專攻法律，及至二十一歲，正式登記充任律師，當時他的經濟異常拮据，迫使他在一家公司裏兼職，以期賺得一些金錢，購置一隻出庭時穿着的外衣。

我們知道今日英國的階級觀念是強烈的，但在當年勞合喬治充任律師的時候更加強烈，惟其如此，他的素志是替一般寒

無特權的平民擔任辯護律師。那時法官類皆出貴族階級，為虎作倀，例如審問私捕魚鳥的人，除非他們辯護得體，否則總是得到「公正」的處分。勞合喬治因為自己始終為生產而掙扎，深知平民的疾苦，所以總替這些當事人辯護。

勞合喬治二十五歲的時候成為宗教爭執的中心，引起全國人士以及國會的注意。由於受他母親的影響，他始終反對新教；有一次一個非新教徒逝世，——雖然那人的女兒生前信奉新教，是葬在新教教堂的墓園裏的——新教教堂教師不允替他舉行新教的葬儀，除非屍體葬在專為自殺者和姓氏不明的人設立的墓園裏，勞合喬治爭辯無效，最後這件公案移交倫敦大法官覆審，終於勞合喬治勝訴了。

此外，威爾斯非新教徒竭力主張廢除新教教堂，也使勞合喬治非常激動：他以

為使一般貧窮的人民維持一個毫不相干而且費用浩繁的教堂原不公平，所以贊助非新教徒的主張，當時他主要的敵手是聖亞賽夫主教 *W. H. Hall, Bishop of Exeter*。一天晚上，他經非新教的教會執事介紹，參加一個集會，聖亞賽夫主教也出席了，席間執事宣稱：「聖亞賽夫主教抨擊我們，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徹荒的人，感謝上帝，護勞合喬治來駁斥他罷！」

衆望所歸的領袖

一八九〇年，二十七歲的勞合喬治被選為國會議員，一八九九年，他順利地成為一位偉大的羣衆領袖，於是他以威爾斯急進派的地位開辦他的政治事業。他反對當時的波爾戰爭。一八九九年充任財政大臣，倡議編製一個急進的「戰時預算」，並且逼迫國會通過若干早期進步的法案，這樣便威脅了貴族院的權威，也威脅成了

消除貴族的反對。

英國參加上次大戰以後，勞喬治領導混合政府，由於諾斯克利夫勳爵，波納勞，卡遜爵士，寇松勳爵，彌爾納勳爵非常有力的支持，在他也盡了調和各派意見的能事。

大戰結束，勞喬治參加和平會議，並且參加競選，終於贏得一九一八年的選舉。他主張審判德皇威廉，迫使德國賠償戰費，並將英國造成「英雄們的樂園」，也許因為如此，他堅持他的主張，擬定的和約條款反而桎梏了小國，不能盡其所能。

一九一八年英國最高國防會議開會，會上勞喬治首相和霍斯上校的決定，顯然是最後的決定，重就會議的程序，祇是迅速批准四巨頭的決定。有一次彌爾納向克里蒙梭表示其願說：「英國最高國防會議沒有接納今天早晨你們通過的

決議案。」克里蒙梭回說：「何必這樣說呢，我知道國防會議今天早晨開會已經予以接納了；誰不知道英國首相，法國總理和霍斯上校會晤等於國防會議開會，以及我們的決議必然是最後的決議。」凡此種種，當然不是其他國家所能完全滿意的。比利時要求參加意見，尤其對於有關比利時的決議案，至於所有其他國家的意願也復相似。勞喬治有鑒於此，影響所及，英美法意四強纔在預備會議席上一致同意和平會議中商討有關小國利益時邀請小國出席。依據當時美國國務卿的判斷，接受這種決定是威爾遜總統基本錯誤之一，他說：「威爾遜總統同意各大國在巴黎和會席上佔有重要地位，無疑失掉了他垂手可得的一項利權，因為大部份出席和平會議的小國大多支持他，如果他嚴格的主張平等原則，堅持須予確定的和平條款應先討

當時一如現在，美國相信她的重要利益寄於和平，而歐洲的大國則以為美國遠在三千英里以外，歐洲發生任何戰爭，她固首當其衝，即在昇平期間，美國對於歐洲的利害關係也較淺鮮。

關於和平的基礎，藍辛的觀點比較簡單。他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需要戰爭，尤其是侵略性的，它們願意維持和平」；而一個擁有民主機構的國家如果實行民衆願望，這樣和平得以維持，戰爭歸於消滅。

理論與實際比照

一個國家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引起戰爭，但是日本襲擊珍珠港，引起太平洋戰爭，是依照預定計劃進行的；德國上次襲擊

身打算，除非訴諸戰爭，德國無法爭取優勢。不論英德爭雄誰是誰非，兩國都未注意保護小國的福利。

民主國家的領袖們須有大多數人民支撐他們的決策；不過多數人民往往是被壓迫的集團，對於將來的經濟利益並無興趣，其所需要的是目前的利益。於是乃使和平會議席上民主政治家的困難真實化了。巴黎和會開幕以前，勞合喬治談論着使英國成爲「英雄們的樂園」却不言及任何其他國家，不過此次舊金山會議席上美國代表團將知道格林 William Green，墨萊 Philip Murray，和約翰生 Eric Johnson 發表聯合聲明書，主張一種「保證年薪」 A guaranteed annual wage，並在聲明書

中國國際貿易的重要性。

自從上次大戰以來，美國的經濟政策提高了美國的物價，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案增加美國商品的成本，結果使得物價較低的國家與美國貿易發生困難，須要實行租借法案，否則與美國貿易的國家必致日趨貧乏。當戰爭期間，因為美國物價高漲，租借法案為美國對待盟國的惟一方法，但是長此以往，自然不盡妥善。美國須在租借法案，實行限制生產的政策，減低出口

貨的價格。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美國經濟呆滯，世界貿易退縮，一九三八年戰爭的迫近幫助了美國工業的復活，但提高了物價，所以除非實行租借，英法無法繼續購買美國貨物。

總之，如果美國希望人民戰後不致失業，須向英法購買貨物，英法纔能給付美國貨給她們貨物的代價，否則須以低於國內的價格，貨物售給她們。

下期（三卷一期）要目預告：

外交官與禮貌

談婚姻與國際

美國總統的個中秘密

億白山黑水

解放後的菲律賓

歡迎函書，介紹，丁君。

史達林左右的人物

佳譯述

——在這些人物之中可能有一個是史達林的繼承者——

史達林是蘇聯的表徵，不但蘇聯人，即其他國家人士也都把他的理想視為蘇聯的惟一法則，蘇聯即是史達林，他決定了蘇聯政府大部份的政策，而且任何一個政策倘沒有得到史達林的認可是不能更改的，在蘇聯只有一個「他」，而史達林就是一般人口上常提的「他」，不講姓名，聽者便了然。

蘇聯的憲法雖然指明：「蘇聯是普羅專政，但根據史達林所說：「任何蘇維埃及蘇維埃組織，如未經共產黨最高機關的指示，不能決定任何重要政治及組織的問題」，由此可知具體的說：普羅專政亦即是一黨專政。這一付大機器包括數百個機

小的黨委員會，每個委員會有他的領袖，并各別的去管理若干農民及土人的日常生活。這種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約有兩千萬，其中包括共產黨員以及青年共產黨員，但他們大多數都沒有見過史達林。

蘇聯最高的組織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上述各較小的黨委員會皆在此執行委員會領導之下工作，正如史達林說這個中央執行委員會是共產黨智識的精華。其委員乃由定期召集之全國共產黨大會所選出，委員共七十人，此外更有全國共產黨年會可以增加或罷免該委員會之委員。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內有一個政治機關稱為波里比盧 (Politburo) 或為政治局

三個人參加這個組織；他們可以決定地球上五分之一土地的命運，代表了蘇聯幾個重要的民族，是斯達林的左右手。

波里比盧不像蘇聯其他組織，牠的每一個委員都是經過一個長期的奮鬥才達到某種地位的，目前他們都已獲得了充分的權力來維持牠們的地位，因此史達林統治期間似不易有新的份子加入，所以將來史達林的繼承者要從他們中間去推測。

史達林很少與外界人接觸，在這次戰爭期間他從未接見過一個記者，同時從來也沒有有一個外交官到過他在加姆林宮的私邸，所以他的私生活是一個謎；例如他的女兒斯維蘭娜最近結了婚，報章並未登載此消息，一般人沒有法子知道她到底和誰結婚，同樣的，從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夫

了：這些委員會中除了莫洛托夫，弗羅希羅夫，米高揚和加里寧之外從來未參加過加姆林宮招待外賓的宴會，因此外國人很少有機會和他們見面。除莫洛托夫，因為他是外交部長不得不招待外賓到他家去之外，他們是從來不請外國人到他們家裏去的，他們也向不接見記者。此外還有一點頗有興趣：蘇聯婦女絕少在公共場合露面，惟有莫洛托夫夫人時常出現於宴會中，史達林招待外國貴賓的國宴從不邀婦女參加，可稱為世界純男性的政府之一。

如果某個外交人員以為史達林曾幾次對他非常客氣，他便可以在加姆林宮發生一些影響，那麼他就完全想錯了。他們所關心的事物之邏輯——高於一切，私人的關係鮮有能使他們改變，他們可以眼看著眼厲

論，並且擬具報告移交和會及體會議，加

比利時，這次襲擊波蘭，事先準備甚以可

破破放逐而不為所動，而且這種鐵石心腸他們是引以為榮的。他們是為工作而生活，並完全獻身於國家以及管理蘇聯全體人民的權力，所以他們沒有時間去烹飪，他們全部生活可以說就是工作。平均每日工作十四小時。像史達林一樣，他們都是很遲才起來，工作在下午開始直至夜深才停止。他們都比較守舊而在道德方面是無可疵議的，但他們也和一般蘇聯人一樣，喜歡豐盛的食品和伏加酒。在這些委員中只有米高揚喜歡跳舞。他們雖沒有巨量財產，但都夠享受極舒適的住宅，汽車，和豐足的食品，而且多數都是有家庭的，子女則和一般人民一樣在公學讀書。

除了斯達諾夫，斯庫巴可夫身體肥胖之外，其餘都是瘦壯而矮小，只有加根諾威區較瘦建林高些。除到年齡以最高蘇維埃

主席加里寧為最長，今年已七十歲，其次是史達林和弗羅希羅夫元帥，兩者皆六十五歲弗斯尼辛斯基年紀最輕，年僅四十。

波羅比盧除了非常任委員之改選，以及一九三七年清黨運動時被除名之三個委員外，最近十五年內極少人事上變動。委員中僅祕密警察首領貝利亞，烏克蘭區共黨領袖庫魯斯謝夫，建立整個蘇聯食品工業的米高揚，莫斯科區共黨領袖兼紅軍政治部主任施基爾巴科夫，及經濟專家蘇聯全國建設計劃的聯繫者，弗斯民辛斯基五人為革命後始入黨的，餘皆為共產黨的老前輩。

沒有一個波羅比盧的委員受過高深的正式教育，只有史達林，莫洛托夫，加根諾威區懂少許德文。雖然他們現在也和其餘蘇聯官員一樣正在學習主要同盟國語言，但會講幾種語言者極少，只有史達林能

幾個單字。斯達諾夫是惟一受過高深教育的，他的夫人也是個學者。

這些作工繁忙的委員常常因為工作之故，數日不能與家人見面，斯達諾夫則是例外，他規定每日用一小時的時間和他的兒子在一起，他是加姆林宮的知識份子，擅長於德法文，他的兒子也是以聰慧著稱的。

將來史達林的繼承者當然要從這些人物中物色，然而史達林却和列寧一樣，從未表示過何人可能做他的繼承者，所以一般民衆也不敢談及這個題目，從黨的歷史來看，最有資格的要屬加里寧，弗羅希羅夫，莫洛托夫，斯凡不尼克和加姆諾威區，但加里寧和弗羅希羅夫因年紀過大已不合格了。

除了上述的波里比盧以外，中央執行委員會尚有兩個最高權力的機構；一為黨

祕書處，一為黨組織局，前者係由四委員組成，後者則由九委員組成，莫洛托夫，加里寧，弗羅希羅夫，和加姆諾威區，四人皆不屬於上述任何一委員會，惟有史達林，斯達諾夫，安德烈夫和馬連可夫共同屬於上述二委員會的。

蘇聯習慣重視姓名排列之先後，因先後係表示地位之重要性，安德烈夫，和斯達諾夫在黨裏皆曾名列前茅。二人年紀很相近，一為五十歲，一僅四十九。二人皆身體強健，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即加入共黨。自史達林做了蘇聯最高領袖以後，兩人一有對他都是非常忠心的，但據官方百科全書所載對安德烈夫的介绍是：「史達林的忠實信徒和密切僚屬」而對斯達諾夫則只說「史達林之忠實信徒及僚屬」而已。目前此二人皆為史達林之最親信者，且授以重任。實為史達林下最有權的

人物，因為史達林極看重他們的判斷，且這一付黨的大機器之所以能夠平安的行使其功能，突賴彼二人之力所促成。

安德烈夫和斯達諾夫在性情外貌，及早年背景都是完全相反，但外國人對於兩者都是同等生疏的，在蘇聯報章罕見有關於他們倆人的消息，但他們的相片却時常與史達林並列，而在黨中極受人敬仰。

安德烈夫的車材很小，但有驚人的生命力及持久性，年青時他是一個牧童，後來做過僱農及鐵路工人。雖只讀過兩年書，但在革命時竟成爲鐵路工會的共黨領袖，因為他擁護史達林適得其時，而又曾鼓動工人反對辛諾維耶夫及托洛斯基。他從不出入於公共場所，不入戲院，除了馬連可夫之外，他是記得同志姓名最多的一人。馬連可夫號稱「黨員名錄」。史達林不論何時問起某黨員的歷史，他馬上便可

以回答。因為他是人民委員會諮議的副主席，所以他知道整個國家官吏政治的詳情。安德烈夫的主要職責是農業，他是一個全靠自己研究出來的農科專家，全國國家農場和集體農場的首領都受他指揮，對他負責。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他的主要工作，是使全國產品能夠供應軍事的需要。

斯達諾夫的身材，大於安德烈夫一倍。據說他因爲怕胖，時常絕食和節食，這在蘇聯是很少見的。他從未做過工人或農民，學校畢業後即入黨工作。他的父親是一個很有才學的人，可能出身於小資產階級，但他完全獻身於普羅大眾。

他和史達林都是修黨的最低級一步步升上來的，一九三零年開始任中央委員。一九三四年當選爲波里比盧委員，史達林的至友基洛夫被刺之後，才使

列寧格勒區共黨委員會領袖繼承茲洛的重任。

除了當總軍進攻列寧格勒時他組織一切防守工作建立大功外，他曾協助史達林解決不少黨的問題，他是紅軍的上將，在波里比盧各委員中，其軍級只次於史達林和弗洛希洛夫。他的工作是維持黨對軍隊的控制，加上他姊夫施基爾巴克夫的幫忙，他把黨與軍聯繫起來。

斯達諾夫是一個極能幹的演說家和作家，從不用一個廢字，講演時大膽，而極有自信，清楚而有宗旨。一般蘇聯官員皆喜引用史達林的言論，但他是一個例外，前次黨員大會，他似乎比任何人都知道他要講的是什麼，原因是事先他已得到史達林的同意了。

斯達諾夫曾被選作修正布爾什維克黨綱的起草人，很早以前他和基洛夫被史達林邀請去幫忙修改關於俄國歷史的教育結果，他和史達林合寫一書，名「歷史的再造」，這是對俄國傳統思想及制度大修改

的開始。

斯達諾夫在史達林指導之下，將一九三七年清黨運動所遺下的傷痕補足，由是信譽大增，同時他提倡容納十八歲以上的青年為黨員，使黨員的名額增至空前的五百萬之衆，也是對黨一個偉大貢獻。目前他的任務已轉到了蘇聯邊界，因為史達林派他為代表與芬蘭簽訂軍事條約，並為同盟國管制委員會的首領。在斯達諾夫領導之下，芬蘭工人前進許多，同時蘇聯組織紛紛成立，可能形成蘇芬永久同盟。因此次的成功，他或將被派赴柏林作同樣的工作。可說是一個功勳彪炳，炙手可熱的人物。

但是，凡事不能逆料，隨時可有各種的事變發生，誰也不能說他的政治前途，一定毫無坎坷，而且近年來，史達林雖略呈衰老之象，然仍未失健康。每日十幾小時的工作仍繼續不斷，在許多宴會裏，仍時常舉杯不已。他雖在昨日，蘇聯一日不會改變他的繼承問題。（原文載星期六晚報）

蕭伯納論「法蘭西的未來」

李星可譯

我也無話可說，既無沒有更好的辦法，戴高樂將軍就應該負起責任來，好叫進行不致停頓

我既然不是法國人，法國的前途跟我沒關係。可是事實是這樣：我關心法國，因為，像埋經所說的一樣，無知之人的眼睛是看到大地的盡頭的。在英國，我們既沒有官方思想家，而我們的部長大人們，又沒有時間認真思想，認真閱讀，他們就只好靠那些作家與新聞記者來思想，來猜度，這就迫使我也要來嚐試，嚐試，可是現在我要鄭重地警告我的讀者，我所知道的並不比他們多。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法國的內部情形跟德國差不多：少數的文人在風度，儀態，才學，舉止這些屬於一種進步的文化

的成長上，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峯。可是這時候大部份的法國人還都窮困而文盲，刑罰那麼嚴峻，以至每有犯人實行鞭刑，四肢分裂以後還癱瘓幾小時才死去，每天都總有成羣的人圍着去看。除非是子彈受了賄賂，它絕不會在第六顆放出的時候便打死了人。犯弒逆罪的人要在把車輪掉以後，把四肢分縛在四匹馬上裂尸，如果罪犯在第一次行刑的時候便馬上死去，那些好看熱鬧的人便會失望而認為劊子手受了賄賂。

同一時期的中國也在編織文網的天堂，情形完全一樣，罪犯要千刀萬剮。從

前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認識只有她的出名的刑罰。

這種情狀一直繼續到十八世紀，革命也一點沒有把它們終止。各國的刑罰都還照樣可怕，特別是在英國，那裏的罪人要受一隻九尾貓的十下抓爪。徒刑更比任何刑罰殘忍，因為被判處徒刑的苦工，受完了刑還要完整如初的繼續活着。文人階級的生活，小心翼翼地與世隔絕，所有這些恐怖都受不到，只要警察不干預他們，他們從來不關心警察，而警察對待他們也與對待窮人不一樣。美國把這些不層層問政治的受過教育的人叫作「Miss Mumps」。

意思是說是自命不凡的政治超越者流。其實這種人到處都有。

男性的 *Miss Mumps* 有時不能免除當兵的義務，於是大家就開始不明白他什麼可以免除公民的義務了。我們可以無限

制也無條件地容忍這種優閒嗎？法國大革命失敗，不單是因為它未曾正面地考慮這個問題，同時也因為它對待那些支持它的人，比對待封建貴族更來得殘酷。我們有時談到階級鬥爭，好像這個鬥爭的中心是收入的公平分配；其實這個鬥爭的中心同時也是一個同樣重要的優閒與公平分配問題。如果你把一個按件計資的工人的工資加給一倍，這個工人並不會把收入增加一倍，而是從前每星期工作五天，現在既為三天；他所得的利潤不是金錢，而是優閒；如果你要提高他的生活水準，那麼就絕對必須訂定一條法律，爲了整個社會的利益而規定最低限度的強迫勞動。法國大革命後沒有想到這件事；它的目標完全集中在「自由」上。可是「自由」與「平等」——博愛——是不能並行不悖的。

賈可班黨與吉隆丹黨都犯了兩個錯誤

：庸騷的錯誤？即認為人生而自由，與服爾德的錯誤，即認為多數賢於少數，因此他認為最賢明的政府是由多數人選舉出來的，由少數人執政的政府。其實，自然（即教會的所謂「神」）只給人民的百分之五左右賦予了政治的權力與聰明。服爾德是個理性人物，所以他從來沒有說過，爲了增進人類的福利，必須讓那些把松子酒與烟魚湯小孩子的女人，或者那些只知道跑進馬場只信仰買馬票秘訣的男人也有選舉權。我們在英國因爲讓這兩種人也都有了選舉權，成年人的普選現在正使我們的文明遭受着毀滅。我有一天說婦女選舉權是一種荒誕不經的選舉法，而且它並不能保證國會裏可以有一位女議員當選（這不久以後便應驗了），要求參政的婦女們都非常卑賤；可是當我勸告她們不必要選舉權，請要求修正憲法，規定公職必須男女

而且男女的分配要以人口中的男女有份比例爲比例的時候，那要求參政的婦女們反而啞口無言了。如果讓多數先生與多數太太都有一個講演台發表他的哀怨與主張，這當然好。可是如果他們要自行選擇執政者，他們就必須選擇有資格的人的名單中來選舉，而不是從流氓中選舉。真正的民主制度的最迫迫任務就是開列這種名單，而且要使所有有名之人都必須強迫服役。

多數人選舉出來的人一旦來自行執政，他們的政綱之精必致使我們自己都不久到幾時失掉信仰，一旦有一個拿破崙或者凱撒出現，或是有個所謂麥西賊了一聲：「肅清烏煙瘴氣，」（莫索里尼便是用這聲呼聲把馬戴幼帶置諸死地的）他們便會馬上投降。這些大多數永遠回答說：「聽命了。我們的烏煙瘴氣請您來肅清吧。」

們給您全權：您是我們的父母，您是我們的麥西。」

這位麥西初來時立意本來極好。他的最初的肅清烟鳥的努力表現甚佳。火車開始接時到站了，在義大利。領乾新的公務員必須真正工作或者滾蛋了，在西班牙。地方議會從前是在清談空談中浪費時間的，現在為活躍的地方官所代替，以前由選舉產生的組織五十年才能作的事，現在五天就可以辦了。在某一時期中，大家都懷着樂觀的希望，而那個麥西也被國內外的政治家阿諛頌頌。總而言之，大家對於大家所能明白的事都那麼滿意，以致成功却使麥西變了臉容。

可是，一旦遇到那些只有那人民的百分之五才可以了解的難懂問題——一旦納稅者由於這位麥西，由於他所創建的地上天國，節省了十個佛郎，可是為了某些社

會改革要混亂了他們的生活習學而付出上千萬的費用——一旦，要禁止他平常所作的，而強迫他從沒有作過的事的時候，那個麥西也就變得受人歡迎了。他於是要備置一件防彈背心，組織一隊近衛隊或無微不至的「秘密警察」，而把他從前的烏托邦裏的進方官的職權完全讓與這個「秘密警察」。他的改良制度變成了壓迫制度。因為壓迫對於實行壓迫的人簡易明瞭，輕而易舉，得心應手，而社會問題對於那位已經變了臉容的麥西不易解決，這位麥西就只好專心致志於惟一的一件政治活動，這一政治活動是大多數人都了解，而且為了它必須接受任何壓迫的。這個政治活動，便是戰爭。從前那位救世主，現在變成壓迫的能手，他是一位販賣光榮的商人，人類的公敵。他所征討的那些國家都合起來把他壓碎。他逃走了，在某處中立

國家完結了他的餘年，如果他還有餘年可完的話，不然。他便死於艾爾柏，死於聖海倫，死於南美洲，或是以「戰爭罪魁」的身份死於斷頭台。

這就是德國，義大利以及伊朗的歷史。可是俄國與土耳其却並未如此，在那兩個國家，革命黨有本事創建了新的文化，而使其文化到現在還穩固如初。只有法國，她在失望於一個偽民主的議會制度之後，生了自己的氣，可是沒有找到一個麥西。貝當不是拿破崙。德伐爾也一點不像是個救世主。現在的法國又重新陷入大革命後的「總裁內閣」時代的困難中，那個時候，公爵們被殺了頭，貧農們代替了封建貴族，分得了土地而獲得了農民的支配權，可是國家是簡單明瞭地墮入資產階級之手。麥西拿破崙暫時把他救了，但當諸王崛起而把拿破崙決了的時候，他們又把法國西送禮給布爾王朝，這只是復古。拿破崙

崙的令姪後來又用苦跌打有了這一個虛懸已久的麥西的位子。好壞不管，他坐了二十年（這是正常的時間），結果是像有機化學上的不幸一樣不可避免的，終至歸結於一八七一年的不幸。

今天的法國人想怎麼樣辦呢？如果我介紹他們給普魯東，普魯東是像俄國人的馬克思一樣的反對布爾喬亞的資本主義的，如果我介紹他們給孔德，孔德是有他一套哲學與信仰的，他們要說？「這個老頭子介紹的這兩位作家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法國人是希望有一位第三個拿破崙的；於是戴高樂將軍出現了，問他們說：「我怎麼樣？」法國還沒有回答呢，美國與大不列顛聯邦已經喊着：「當然了，我們歡迎戴高樂；至少，我們想不出更好的人選來。」

我也無話可說。既然沒有更好的辦法，戴高樂將軍就應該負起責任來，好叫進行不致停頓。（譯自倫敦出版之「自由法國」第八卷第四十八期。）

論法國的臨時政

孫源譯

給予法國以合理的驕傲是預防其陷入過激主義的最好辦法

要瞭解目前法國政治的困難，須從甫

經解放的物質環境及民氣角度來觀察，而比較認識戰前議院的作用更為重要。巴黎與各省之間，各區之間，電話電報交通還須修理及重建（電話電報還是去年九月才開始恢復），還有鐵道交通亦未恢復：橋樑，鐵軌及各種材料都在戰爭過程中為軍空襲。法內地軍所破壞炸毀，而公路又缺乏汽車及汽油，換句話，這就是說目前實施一個中央政權的普通工具現在還很不。法國政治暫時只保有被現代交通工具缺乏所形成分裂狀態的一個國土本位了。所幸，臨時政府的政權為全國人民所接受，而且政府的代表事實上也都抗敵團體，或內地軍確平分着政權。

再說，眼前的憂慮也超過了多多少少與個人切身關係比較遠些的政治上的關心。一個巴黎人首先關心的是食糧問題，其次應該是交通問題。臨時政府怎麼組成的爭論自然較為少觸切了，因此，在生活上

的物質條件未恢復原狀，在各省未根據巴黎的指示負起比例上的責任以前，要如戰前各政黨在民衆間所保有的勢力，要確定人民對某些爭論問題中確實的意見，實在是不可能的。

法國政府最緊迫的任務看來是極平凡，但也是很難討好約。首先它須得恢復電話，火車，重建整個行政機構（要小心避免法奸及第五縱隊嫌疑份子），其次要設法解決各城市的糧食問題。同時，政府又

正在純粹政治的困難上碰壁，這困難主要的可以歸納為三點：（一）須組成一個內閣，既使其真正代表全國一致精神，又須能實獲得全國各種政治傾向的人物及政府合作；（二）須將內地軍編入准隸屬於政府意志下的一個機構；（三）須進行憲法運動，而這，既要打得重，而又要打得準，既要避免危險的寬大政策，又要避免過於嚴峻的懲處，以免引起其他國家的危機。

x x x x x

法國臨時政府的成份與其說是反映着他的力量——沒有一個人能準確的估計出它的力量——，毋寧說反映着它與德寇鐵蹄下解放出來的各種政團的關係較為恰當些。

臨時政府內部初初一看，國內抗敵領袖比較海外的抗敵領袖少，但實際上，海外的抗敵領袖中，費爾乃（譯者按：救濟

部長）、德孟東（
的司法部長）
，還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開法國的，而在國內時，他們在抗敵運動上作了不少工作，實在說，如果要分得清清楚楚也是不容易，而且還有抗敵團體與舊政黨之間的關係更難分清楚。

事實上，臨時政府內，一大部份的部長是舊政黨人員，他們同時也兼「抗敵領袖」，因為抗敵運動當然不是「抗敵會」所能獨占的，抗敵運動既然是全國人民的事業而各式各樣的人物，各種政治傾向，各種信仰的人物自可能都有份在內。其次，抗敵領袖與各舊政黨黨員之間，他們還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即他們都差不多屬於一個時代：他們都在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之間。這樣年輕的年齡，自法國第三共和成立以來，甚少占據第一流重要的職務。

既然他們之間有這樣一個共同點，可是他們活動的範圍，他們上台的理由是不相同的，其中如蒲立溫（譯者按：現任財政部長），狄代爾（現任陸軍部長），戴克敏（現任內政部長），曾在海外於戰鬥法國的建立及發展上盡了很大力量，他們在國內不為人知，尤以前二位當然，但無論如何，他們以戴高樂將軍最忠實的伙伴姿態出現。其他相反，例如皮杜爾（現任外交部長），費爾乃，德孟東，戴尙（前任宣傳部長，近調任司法部長），巴必第（勞工社會部長），以前都是抗敵運動的領袖，在這二者之間，還有幾位部長，例如社會黨及共產黨黨員，他們雖然參加過國內的地下活動，但從來沒有放棄過去政治組織的系統。

因此，政府於其閣員分配會努力求其平衡，國內與海外平衡，抗敵團體與原有

政黨平衡，左派與右派平衡。再者，臨時政府內三種力量的協調比較政黨協調更為融洽：（一）政治軍事運動，產生於流亡中，戴高樂即是這一力量的領袖及徵象（二）抗敵運動，今日，外長皮杜爾即是當日的全國抗敵會議的主席，由於皮杜爾出任外長，法國全國以一新面貌出現於世界（三）最後，共和的正統力量，今日的國務部長若望菲係當日的參議院議長，以他的行動來宣佈第三共和的終了。

另一個戰前的政黨，在內閣中佔據一個比它在全國影響比例說來不相稱的地位：天主教民主黨。皮杜爾，德孟東，戴尙及蒲立溫即屬此黨。某些人即由此推測這是戴高樂將軍個人的愛好，因為戴高樂本人也是天主教徒。其實，理由很為簡單，即皮杜爾曾為全國抗敵會議的主席，而戴尙，德孟東則與巴洛第及巴斯底為戰鬥法

國教育總委員會的發起人，換句話說，他們的本身就是法國國內抗敵運動的組織者，他們都接受臨時政府主席的政策。

我們疑慮這些被人們認為「雜牌軍」的問題時，到今日還臨作祟：因為這不是根據某種考慮，法國人民才來考察這內閣。法國人民是根據它能否恢復全國秩序的效率來考察這內閣。在這點上，那末，人們怎麼可以冒昧來對這內閣作個預測呢？首先，大部份的閣員是新人，其次，全國一盤內閣能否克服，戰前全國聯合內閣常遇到的困難：組成份子的複雜會不會阻礙了集體行動。今日，財政部長是雷耶，農林部長是個社黨，生產部長是個工會書記，而經濟部長，殖民部長是為食黨黨員。各閣員是否如大家所希望的能獲得一個共同政策，能允許他們組織一個真正的一班子而認真地管理國家呢？

X X X X

臨時政府，既走過去與未來的聯合，中廣與革命的聯合，它是不是受人民歡迎呢？它是不是真能適應輿論的要求呢？經過了四年的壓迫，在四年中，這些自命為法國政府的偽政權接受敵命，惟命是從，那末，第一個解放後的法國政府不會不享受一種人民的好感吧，而且最高樂將軍的盛名已為無孺皆知，而無一個競爭者，他前一時巡視全國各重要城市，更證實了這一點。

但是，一按巴黎報紙輿論，則我們發現與臨時政府的批評頗有疑惑。國內抗敵份子認為阿爾及爾叛黨人物所占股份太多，閣員名單是由內閣總理所決定，交給報紙發表，事尚未得各抗敵團體的同意，而整個內閣太中庸，太守舊，太天主變化，整個的反對引起某種風潮，即引起阿爾

及爾與巴黎之間的不調和，外來的閣員與抗敵團體，及政府與等候一切適合他們希望的政治家到來的民衆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首先爆發在言論自由爭論上。政府禁止全國抗敵會議發佈一個公報，引起了猛烈的抗議，而結果政府只得取消報紙檢查，除了純然軍事性質之外。

關於內地軍也引起了不少困難，政府方面似在設法將內地軍編入正規軍，而事實上似亦無其他解決之途，但是這也不用奇怪，二支軍隊要融合成爲一體，自然是需要長時期的而痛苦的改革，內地軍中的年青士兵們有着充滿的勇氣，進取的奮鬥精神，服從他們的軍官，但他們討厭施於正規軍的學科營房訓練等，他們希望他們「一起服務」，而不是一「融解」在新法軍的各師團裏。而且過去幾年來悲劇也難令他們忘懷的：爲良心驅使入伍的抗敵份

子，他們也不願隨便相信舊有軍隊的軍官，因爲原有軍官也許會長縮不前。最後，軍官階級的合併亦有不少困難：內地軍的軍官們，他們有沒有在一個大軍團裏所必須具有指揮技術知識，雖然他們在遊擊戰中曾有過輝煌的成績？政府方面儘不能承認他們袖口上所標誌的階級呢？政府根據什麼原則來確定同等地位呢？

政府會命令頒布以「混合」方式處理之，但內地軍的最高指揮部的全國抗敵會議軍事行動委員會就抗議過，它抗議政府沒有徵求它同意，而且對這命令內容亦感不滿，抗敵運動的領袖們希望內地軍成爲人民的民主的新法軍的核心，而政府願希望內地軍改編而成爲在北非新建的法軍的一部份，這二方面意見理論是一樣的，實施辦法就有所不同，將二方面意見湊合起來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因爲目的大家是一

效的，希望將內二軍加入丁法軍，使後者擴大而促使精神煥發一新。誤會及分歧是存在的，但二方面的懇切願望，定能克服一切困難。

x x x x x

從以前是秘密的巴黎報紙看來，抗敵運動及軍衆的精神至少在巴黎是「激進」的，這激進主義目前表現二件事：肅奸及經濟恢復——主要所謂「反托辣斯的鬥爭」。

全國對合作份子採取什麼裁制，目前還不具有個整個概念，因為交通困難，而若干區域在第一階段中採取若干獨立互不相同的辦法。南部，設立的軍事法庭對達爾南的民團一律處以死刑。巴黎，柯賽將軍於去年九月五日設立一個經常軍事法庭，唯一的有權審判一切叛國案件，這是根據一九二八年頒布軍法而設立的，據九月

五日戰鬥報所載，那末這些同樣性質的法庭在瑟堡，安及爾，勒納早已設立而行使職權了。而在奧蘭昂，里昂，里爾，南錫等地亦陸續設立。

肅奸問題，如一般人所預料的，最容易引起各報筆戰的資料之一，而且報說：輿論界首先憂慮公平問題，有人怕懾恐怖時代的再臨，有的則唯恐懾慮太寬。菲加羅報一方面極力主張懲懲國賊，一方面則提出警告：「當我們決定打的重時，那末就得打的準。」但，從這個秘密報紙言論看來，秘密報紙認為肅奸工作進行的太慢而不澈底，全國抗敵會聯特成立了一個肅奸特別委員會。由這個委員會，內政廳，警察廳，保安處，內地軍，司法界，抗敵工人工會，抗敵職工協會，巴黎解放委員會各推選代表一人共九人所組成。安全委員會，即是負責起草及審查擬定名單

及提供內政部逮捕的通知單。另外有一個三人委員會（由律師一人，法官一人，全國抗敵會議代表一人所組成）則負責審查上述安全委員會的控告及逮捕通知。

內政部長及司法部長為肅奸案件是忙透了。我們希望公道歸於公道，而法國人早日可以轉移他們的眼光及努力向復興建設那面去。

很劇烈的表現在巴黎報紙上的「社會急進主義」又特別觸及「托辣斯」。法國人民自然希望大資源由國家經營，但在言論紛紜中，積極的經濟理論還未出現。臨時政府是否如全國抗敵會議所要求的，不特普選，就採取機構的改革呢？直至九月底止，政府曾採取帶有徵象性質的同時又是實際性質的二個步驟：其一為雷諾廠收為國有，而該廠經理還得依法追究，其二為煤礦國營委員會的成立，該會負有開發

北部各煤礦之責，但所有權仍舊予以保留。類此的其他步驟可能逐漸採取，全國抗敵會議及前秘密報紙主張甚力。肅奸工作自可加速這改革，而這改革定能使管理及工作效率不但能維持原來水準而能改良之。

× × × × ×

臨時政府起首就碰到物質困難，但沒有人能懷疑交通不會就恢復，秩序不會就建立的，而法國的外交地位亦將大大地影響國內政壇。全體的抗敵份子，全體法國人民熱烈希望他們的國家重新恢復它原來的國際地位，給予法國以合理的驕傲是預防其陷入過激主義的最好辦法。

譯者按：此文雖作於去年，但所述還富於現實性，今年六月法臨時政府變於四月間所舉行全國城鎮選舉的揭曉，左派的力量大增爾擬適應當前形勢

而又一度改組，加入了二位抗敵 社
 ；一為蘇斯丹，全國抗敵會執行動委
 員會書記，任為宣傳部長，一為畢諾
 ，秘密報「解放」的創刊人，任為供

應部長，原任宣傳部，之戴尚則調任
 為司法部長。

（譯自倫敦「自由法國」第八卷第四
 十八號月刊）

戰戰結束了，希特勒死了。聽說有一士兵把他的棺木埋入地下，一共埋了
 二十五次。

「二十五次」，有一個人問士兵：「為什麼」？

士兵回答：「大家都鼓掌，我怎樣可以把他一下子就埋在地下」。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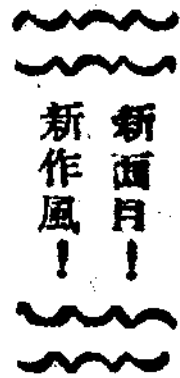
法官問一老陪審官說：「在開審的時候，那一個人所講的話你最受感動？
 律師，法官，還是證人」？

陪審官笑着回答：「不是律師，不是法官，不是證人，我祇有這樣想：如
 果一個人沒有犯罪，為什麼要到法庭來？所以我常認為被告多半有罪」。

★

★

★



新月!
新作風!

法國解放後的雜誌界

沈頌芳譯

我在圖書館的書架上看到五十年來各種雜色而陳舊的出版物。近代法國智識界的貢獻和思想的傾向都有一個撮要。那邊有巨厚本的「法國水星雜誌」(Mercur de France)，一六七二年出世，每週出版一次，報道宮庭消息，兼登詩歌和名人逸事，一八二五年停刊。後來到了一八九〇年象徵主義派學者復刊，注重文藝。「兩個世界雜誌」(Revue des deux Mondes) 刊載文藝政論和科學，一八二九年創刊，有一百多年歷史，封面早已褪了顏色。戴弗斯 C. De Feu 和底埃博 M. Thiebaut 主辦的「巴黎雜誌」(Revue de Paris) 一八

九四年出版，內容精美，報道翔實，每個月有匿名的「將軍或一位外交家擔任撰述」。傑克，里維埃 J. Riviere 和若望，保朗主辦的「法國新雜誌」(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縮寫 NRF，三十多年來，先後結合了許多名作家：如馬塞爾，普魯斯特 M. Proust，保羅，瓦勒里 P. Valery，安德烈，紀德 A. Gide，保羅，克勞台爾 P. Claudel，葉翁法格 L. F. Fauriol，尚，許倫倍格 J. Schumpeter，亞蘭 Maun, 裘安，羅達 J. Roda, 尚，基拉杜 J. Giraudoux，保羅，皮呂霞 P. Eluard，亨利，米旭 H. Michaux，尚，

薩脫爾 (Sartre)，這是法國最純潔，最尖銳和智識最豐富的一種刊物。

還有許多適合於時代潮流而在法國智識界不輕視的刊物，如羅曼羅蘭，林安諾 (Guhenno) 和加索 (Cassou) 合辦的「歐洲雜誌」(Europe)。促進歐洲團結是出版的動機。二十多年來集合各國著名作家担任撰述；人民陣綫產生的「公肚雜誌」(Le Bulletin de la Culture) 由文化協會主辦，是一個馬克斯理論的刊物，彭維爾 (Pérou) 和馬西 (Masi) 合編的「萬有雜誌」(Toute la Vie) 是無政府主義毛拉斯派思想的刊物；「每週雜誌」(Le Mensuel Hebdomadaire) 由非朗士瓦勒 (Follet) 和格里克斯 (Gris) 主辦，沒有特點可言。「精神」(Esprit) 變夢虞限，莫尼埃主編，是傾向唯心論和社會問題的刊物，「學習」(L'Apprentissage) 和「知識生活」(La Vie Intellectuelle) 是

天主教創刊物。其內容多屬宗教性的，有經文藝性的，詩歌，哲學的，政治性的。宗教性的或社會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神學的或現象派的。

一九四〇年六月貝當投降後，在純粹壓迫下，拖着一批自由思想和熱血的人，不斷的和統治者發生衝突，然而，這些雜誌都變成什麼樣了？它們對征服者妥協麼？事實已經回答了。一九四〇年六月的慘敗，已給予雜誌界及法國其他一般的活動同樣受到一個極有意義的教訓和試金石。

「兩個世界雜誌」屬於資產階級的思想方面，繼續在維琪出現，成為貝當和他的一羣「思想家」的刊物。他們不顧羞恥而視顏事仇。「萬有雜誌」也繼續出現，仍由馬西主持；隨着保王黨理論家毛拉斯的一套謬論，無形中走向對敵合作的一條道路和「法蘭西行動報」遭受同樣命運。

解放後的法國已對它們有個裁判了。「巴黎雜誌」爲了保持過去的光榮，自動停刊。「精神」，「歐洲」和「公社」三種雜誌，這些所謂左傾的刊物，特別是馬克斯主義信徒的「公社」雜誌在納粹佔領的一天起早就停刊了。

令人感覺最驚異，最悲慘的就是「法蘭西新雜誌」，它自一九四〇——四三年繼續出版，這裏我們應該說明，三年多來，我們所看見的這刊物，封面仍舊是紅白兩色，但它的內容和許多作者的姓名和過去截然不同了，且沒有一個創辦者參加在內。三十多年來，我們著名的文藝家沒有一個姓名列在裏面，大部份人都已離巴黎或法國，留下來的爲了安全也都保持緘默，原來的主持人保朗代以合作份子拉羅歇爾 D. La Rochelle，經營三年，失去半數以上的讀者也就此失敗而停刊了。

里昂的一羣青年，以大學生居多，創刊一種雜誌：名「合流」(Confluences)。三年多來由雷納·戴佛尼埃 R. Tavernier 主持，它和「四五年代詩集」一樣，同在敵人刺刀下，受到死亡的威脅，但爲了激發法國人的抗戰情緒且應社會的需要遂與世人相見了。一首詩歌，一篇文章，一段紀事常常引用許多隱語，讀者可以意會，然而却不能公開言傳，許多作家都是反對合作份子(法奸)的，亞拉貢，莫利亞克，艾呂霞，杜哈邁爾，保朗，羅梭，他們都給「四五年代詩集」和「合流」寫稿，這些雜誌是重要的而有價值的，雖然登載一篇稿子常和檢查員爭論，遭受維琪的恫嚇，有時禁止登載，但他們反抗納粹和維琪的奴役政策，鼓吹自由思想，曾得到相當的效果。

在邊費以外，維琪政府還正加緊其

爾，抗戰刊物如「源泉雜誌」(L'Essence) 居於重要的地位。主編人福希 (Fuchs) 到阿爾及爾的解放，才得自由，它代表法國最純正最自由的思潮，結合一般流亡在英美及遠方殖民地之法國作者，如安瑟烈、紀德、米勒、羅曼、傑克、馬利丹，安德勃萊東，聖、喬、波斯，裘里安，格森。

北非解放以後，新的刊物有紀德主編的「方舟」(L'Arc-en-ciel)，薩隆「法國新雜誌」(L'Esprit) 和「再生」(Renaissance)。在法國本土的地下時代，抗戰刊物如艾呂霞編譯的「時鐘雜誌」，名「永久」(L'Éternelle) 和「加索的」解放手冊 (L'Organisation de la Résistance)，另有一種名「政治手冊」(Les Cahiers Politiques) 研究解放後政治，經濟，社會各問題。喬治烏達 (G. Oudart) 創辦的「法國內地」(France

libre) 此外，還有一種很出名刊物，名「基督教證報手冊」(L'Évangile du Monde)。今天，法國解放以後，雜誌界又有一番變動。一九四〇年以前出版的雜誌都在準備復刊。「巴黎雜誌」，「歐洲」，「南方手冊」，「精神」，「研究」及「知識生活」，「思想界」出版的新刊物有法國學者郎之萬，裘里歐，居里，及亨利瓦隆等擔任編選。

過去在阿爾及爾出版的「法國新雜誌」，「再生」，「源泉」都移到巴黎，法國南部的「四五年代詩集」和「合流」也跟著移首都出版。地下時代的「政治手冊」和「永久」早已出現了。前任阿爾及爾市長邁斯狄主持的「解放手冊」也快出版了。「新世界」雜誌緊跟着「基督教證報手冊」而來了。正在計劃中的「國際雜誌」，由

過去在阿爾及爾出版的「法國新雜誌」，「再生」，「源泉」都移到巴黎，法國南部的「四五年代詩集」和「合流」也跟著移首都出版。地下時代的「政治手冊」和「永久」早已出現了。前任阿爾及爾市長邁斯狄主持的「解放手冊」也快出版了。「新世界」雜誌緊跟着「基督教證報手冊」而來了。正在計劃中的「國際雜誌」，由

過去在阿爾及爾出版的「法國新雜誌」，「再生」，「源泉」都移到巴黎，法國南部的「四五年代詩集」和「合流」也跟著移首都出版。地下時代的「政治手冊」和「永久」早已出現了。前任阿爾及爾市長邁斯狄主持的「解放手冊」也快出版了。「新世界」雜誌緊跟着「基督教證報手冊」而來了。正在計劃中的「國際雜誌」，由

一羣青年籌備，目的在使國際間認識法國，介紹國際間最感興趣的意見。文藝界最響亮的各作家，如：薩脫爾加密斯 BERTRAND 或馬爾羅 Malraux 將創辦一種新雜誌，企圖取得過去「法蘭西新雜誌」的地位，名稱用「人道」或「新時代」還沒有決定。

別一方面，舊刊物，如「兩個世界雜

誌」，「法國水星雜誌」，「萬有雜誌」和「法蘭西新雜誌」將不再出版，法國文化界對戰前有價值的刊物正在設法復刊，但附敵的刊物不能再使其存在，現在法國雜誌界都以新的面目出現了。 譯自法國電訊社專稿

美國有一著名律師，晚上回家，剛剛碰到一個婦人。婦人見了律師，不由分說，就破口大罵，繼而說：「如果我是你的太太，我一定把你毒死」。

律師向她行了一個鞠躬，才說：「夫人如果你是我的太太，我很願意吃你的毒藥」。

林肯總統，出身寒微，有一回他跟人談到自己的家世，就很不客氣的說：

我不曉得我的祖父是誰？我希望人家曉得他的孫子是誰。」

.....支持法國的抗敵運動嗎？
恢復戰前的美法友好嗎？
主張與歐洲打成一片嗎？

美國對法與論

芳欣摘譯

法國西部的抗敵運動，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實為法國西國人民一件偉大的成就，它的性質和一七九二年法國武裝人民在瓦爾來之 *Valmy* 一役中驅逐普奧聯軍的事蹟相同。由於法國人民的抵抗，促成美國的參戰，而今天大戰的目的又是各國人民起來推翻法西斯主義，爭取自由。

在美國一般市民，各階層的自由主義者，教授，新聞記者，評論家，著作人都支持各國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思想戰爭。就美國社會的安定和繁榮而論，如對於紛亂的歐洲，可以嚴守中立，然而這畢竟捲入

戰爭的漩渦，參加劇烈的戰鬥，而以美國為抵抗法西斯的象徵

維琪的宣傳

要了兩目前美國人對解放後法國的態度，必須追述一九四〇年六月起，那時候從前線戰敗下來，德軍長驅直下而抵達大西洋岸海岸，這才驚醒了美國願與本身的安全。美國對法蘭西的潰敗起初表示憤怒和輕視。到了維琪駐美大使亨利海伊抵達華府有所活動，但他祇限於美國孤立派的中間。

戰鬥法國的宣傳

在倫敦正和美國相反，那邊有戴高樂將軍的領導，他不承認法國的失敗，美國人的觀感也是一致的，在美國只有少數法國人響應戴高樂，他們真誠展自由法國運動遭遇了許多困難。「永久法國」(France For Ever) 一個團體是由一位僑居美國的工學師佈仁，歐特里(Eugene Hudry)所發起，成立已有多年，這是任美國唯一的法國團體來公開反對維琪的投降政策。許多美國自由主義者，新聞記者，評論家都同情倫敦自由法國運動，這許多名流中間最代表自由主義者如李普曼(W. Lippmann)，湯姆生(D. Thomson)，莫勒(M. Mowrer)，許勒(W. Shirer)馬克斯威爾(E. Maxwell)，盧脫(W. Root)，格拉甫頓(S. Grafton)，鮑埃爾(K. Bosl)特羅許(R. de Trochmont)，烏爾(A. Uhl)，亞倫(J. Allen)，勒特(Max Lerner)勒古德(W. Budett)等。

到了一九四二年開始，自由法國在華盛頓有派代表團，並在紐約設立法國新聞處，搜集國內許多抗敵資料，證明本土地下運動的成就。所以在美國宣傳內地抗敵運動，實際上開始於一九四二年，後來逐漸發展，雖然不斷遭遇到法國第五縱隊的反宣傳，塔布依夫人(G. Tabouis)，克里利斯(K. Collins)，羅勃斯(Roberts)，莫洛瓦(A. Malouin)，弗雷斯(F. P. Freres)輩的謬論，有時和美國政府衝突，但經過一個相當時間，特別是北非事件發生以後，美國自由主義者也就發動了反法西斯的十字軍。

一般人確信，戰鬥法國在英美的宣傳推動了華盛頓和倫敦兩政府重新估計法國抗敵運動的力量，並修正盟軍在法國登陸的計劃。

最近美國的態度

後來，法國抗敵運動已得到美國朝野

普通地承認，美國所以有這種傾向也有下列因素：

現時美國政府是由民主黨保守派所構成的，他們願意支持法國的抗敵運動，同時對於比利時及希臘的抗敵運動也是願意支持的。

美國的自由主義份子分成三種：一、屬於「急進派」或「極端派」，他們都是忠於「新政」和國際合作；二、屬於民主或共和兩大政黨，他們拒絕獨立派的理論；三、屬於中間派及普通階級的人，他們傾向自由和進步，在美國任何一個地區都可以遇到這些人，他們有一天會在自己的

本土上和歐洲兄弟們作同樣的奮鬥。

這些自由主義份子結成了一個真實的力量，雖然他們還沒有形成一個大政黨——自由黨，但終有一天會實現和原有的兩大政黨鼎足而三，在大選的時候，它在各方面都能影響選舉，他們對意見比較接近的候選人予以支持，一九四四年羅斯福總統再得當選，也是得力於自由主義份子和勞工的投票。他們的地位在國際間還不能起着作用，他們的鬥爭純粹是內政的，但他們是含有進性的。（譯自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巴黎「世界日報」）

一個人說話的態度，可以表示他的修養夠不夠。

一個人說話的內容，可以表示他的學問有多少。

一個人說話的技巧，可以左右對方對他的觀感。

牧師智勇兼全
工程師大顯身手

法國地下活動的

貞妮譯

下面兩個小故事是講法國在德軍佔領時期，法國人民如何巧妙地從事地下活動的英勇例子，作者是前戰鬥法國在英倫廣播電台發言人。

我隣桌的客人俯身對我說：

「要那個牧師講講他怎麼取得德國軍官的文件吧……你一定會感到興趣的……」

這是在諾曼地。我們在旅館裏喝橘子水。這旅館以前是以烹調出名的，現在屋頂上的瓦片零零落落的擠着，房間和餐廳滿壁是彈痕，這些都是德國兵酒醉後

胡亂放槍的結果啊。德國兵的獸性在這裏充分的暴露着。

小小的城市一半以上已經給美國空軍破壞，美國空軍炸彈比一夜使土地生草的
大雨還要下得兇，而法軍下還埋着殺死牲畜的地雷，連莊稼人也不敢輕率走近犧牲的牲畜邊。這個諾曼地省雖然比其他各省遭受戰禍更烈，可是民氣還是很強的。

我坐近牧師，問：

——請你講講你的故事吧，

——啊，人家對你說吧。你知道我不是城裏的牧師，大牧師們不是我們的，他們是貝當元帥的……不，我只是附近一個鎮上的牧師，像人們所說是個鄉村牧師……」。

他輕微笑了笑，這是個標準的諾曼人，醬紅色臉，但很結實，態度空決，大鼻子上戴着一副鐵框眼鏡，四十來歲。

——我應該對你說：我從事地下活動並沒有脫下我的牧師道袍，有幾次也只除去我的眼鏡而已……請到這德國軍官的故事，此地抗敵運動的領袖對我說：「現在需要你到巴黎去一次。你到巴黎就到共和方場旁邊展覽會的咖啡店。在那裏，你等一個人，一個人會拿出同樣的一張紙角給你看，他會吩咐你做些什麼的」，我就那

麼樣到巴黎去了。我坐在咖啡店的露天棚下。等一等，有一位年青婦人走近來，對我說：「早安，牧師先生」。手掌回處露出一角綠色的紙，上面寫着與我同一的號碼。她對我說：「我給你一張德國軍官的照片，你就很容易認出他來，我將告訴你他現在在哪裏。你得跟着他，跟他乘一列火車。這軍官是到諾曼底去的，在途中，你須尾隨而行，偷到他皮包裏的文件」。隨手她遞給我一張到剛維爾城一張頭等車票，又告訴我這個德國軍官現在正在加布新餐室。我到那裏，我就馬上認出機來。我在那裏吃點東西等他。東西貴得要命，沒有吃到什麼就化了一百五十法郎。

後來他起身走了，坐地下車，到蒙伯那斯車站。到了車上，我想進入他隔壁座位，可是他見我在小門上張望，他是很嚴肅的發語招呼我說：「牧師先生，這裏有

坐位上。

我假裝入睡了，可是他不能睡，他看書，抽煙。最後，車到了亞根雷站，他下車，我也跟着下車。

我們進車站休息室，他放下了軍帽，大衣和皮包。我將我的帽子，皮包放在他行李的旁邊。他叫了一杯白蘭地，我叫了一杯啤酒，這劣等啤酒把我的胃也反了。我很鎮靜，只等着下手機會。突然，他立起身，到洗漱室去。我也立起身，但並不看急，我取了帽子，打開他的皮包，把裏面的文件放在我的皮包裏，走了出來。到了路角，我才加緊脚步，就那末出了城，買了一個朋友的家裏。我對朋友說：「何以給我躲藏兩天嗎？」我的朋友家並沒有問我什麼理由。兩天後，我出來了，我坐了自由車到佛蘭斯，見到車站戒備森嚴，我又騎了自由車走到了一個小站，繞了一

個大圈子，又回到巴黎了，將文件交給了抗敵會。這似乎是很重要的文件，是下薩曼第省的各州的防禦登陸的計劃書。他們對我說是非常有價值的。

牧師講完了故事，喝下一口蘋果酒，燃起一支紙烟，然後在我耳旁輕輕地說：「這真是好機會……」

「是的」，市長對我說：「這真是好機會……我嗎，我加入抗敵會是基於我的職業興趣，我敢這樣說……我是電氣工程師，我可不想我自責的那個電氣站叫英國人來炸毀。我托人問他們究竟他們要怎麼辦，他們需要西部的若干地區在某處定時關上停止電流。我就託人告訴他們，用不着來轟炸，讓我來幹好了，我有辦法。英國人就答應了這麼辦。因此，當他們要求我停止電流時，我就在晚上帶了幾個可靠的工人去炸毀一個木桿或割斷若干電線。

我們幹得正好而且不留痕跡。第二天，德國人跑來對我說：「昨天你的電桿又炸掉了一根了。」我就假裝發脾氣。一天，他們對我說：「我們已查到炸電桿的一夥土匪的頭子了，他叫西爾文，我們將有一天把他捉到的。」「我很希望能這樣」，我

回答他們說：「而當夜我還是照常去炸電柱。當盟軍作戰時，電火却沒有停……」

——那不用說，西爾文就是你秘書潛動時的假名？……

——是的，市長微笑着……當我對你說這是好機會。勇敢的人的好機會。（譯自法國電訊社特稿）。

政治生活出版社一週年紀念擴大徵求基本訂戶辦法：

- (一) 凡介紹訂戶六位以上者贈送政治生活半月刊半年一份，
- (二) 凡介紹訂戶十二位以上者贈送政治生活半月刊全年一份，
- (三) 凡介紹訂戶在二十位以上者由本社酌量酬謝，
- (四) 凡本社訂戶購買本社發行之書籍一律八折優待，
- (五) 訂戶可享有優良紙張優先寄出之權，
- (六) 介紹訂戶請將左表姓名，寄書地址，份數，起止期數，及半年或全年款數填明，截寄本社收即可，
- (七) 訂費，半年壹仟元正全年貳仟元正郵費在內。

徵 稿 簡 則

- 一、本刊目的系從政治中充實生活由生活中反映政治故凡關於政治經濟各方面合乎上列目標之投稿均所歡迎
- 二、投寄之稿不拘文言白話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每篇以一千至三千字為原則但有特殊價值者例外
- 三、來稿經登載後立即從優致酬每千字二百元至四百元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已在他處發表者雖經登載恕不奉酬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得以筆名披露但必須註明真姓名以便查考
- 六、來稿寄重慶神仙洞街二號本社

政治生活

第十二卷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 政治生活社

重慶神仙洞街二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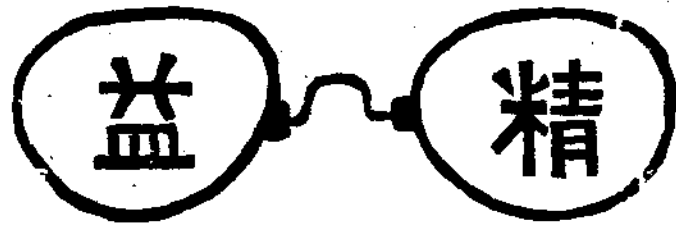
零售 每期一百元

半年 連郵平寄一千元

全年 連郵平寄二千元

(掛號另加六十元半年)

中 國 精 益
眼 鏡 公 司



重 慶 支 店

如

患 目 病

者 注 意

迎 風 流 淚

遠 視 模 糊

看 書 閱 報

頭 暈 目 眩

者

精 益 眼 鏡 公 司 眼 鏡

做 公 司 備 有 新 式 儀 器 專 配
一 切 疑 難 目 光

驗 光 主 任 王 翔 欣 啟

重 慶 保 安 路 米 花 街

電 話 四 一 九 三 八 號

請 計 光 目 為

兼 總 公 司 上 海 南 京 路 勞 合 路

分 公 司

北 平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昆 明 成 德 貴 陽 西 安

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九四一七號